

夢

EMPAT NOMBOR EKOR BERHAD  
4-D NUMBERS FORECAST

\$1

All prizes guaranteed in full.

ONE DOLLAR ONLY

will be paid only  
in full within one month  
of date of the draw  
ment  
ag Tax

2780

E  
25

No. 278001

Day  
Races  
4 75



谷中鷗著

贈獨授賜天洪

夢

舟 27

8

9

谷中鳴

新加坡國際文化企業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夢 吊 2789

作者：谷中鳴

出版兼

總發行：泗海貿易公司

吉隆坡增江南區五二三號

電話：六七二五九六

PUBLISHED BY : SIH HAI TRADING CO.,  
523, JINJANG SOUTH, KUALA LUMPUR.  
TEL: 672596

承印者：國際文化企業公司  
吉隆坡甲洞衛星市三路廿九號  
電話：六六一四二三

PRINTED BY :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NTERPRISES,  
29, JALAN 3,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  
TEL: 661423

經售處：星馬各大小書局報攤

定價：馬幣二元二角 M\$2.20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版

## 序

從「埋葬了的罪惡」的出版到「夢與二七八九」的面世，前後只有一個月。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谷中鳴兄一連向讀者呈獻了兩部小說，這不僅在馬華文壇是空前的，就是在亞洲文壇也是罕見的。谷中鳴兄不是職業作家，但他勤於寫作，這實在是可喜可嘉的。看完了「埋葬了的罪惡」，再讀「夢與二七八九」，我們會發現一個事實：後者在題材上的處理，寫作技巧的表現，都較前者更進一步。着實令人感到欣喜。

這部小說在出版時遭遇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它幾乎無法與讀者見面。先是一些衛道之士向作者提出，這集子裡的兩個中篇是不道德的，給了作者極大的困擾，其次，承印這部書的印刷商也因聽到這種傳聞，中止了印刷。谷中鳴兄像是被判刑的死囚，整天坐立不安，後來，他帶了已排好的清樣來見我，說他自己真不明白這兩個中篇會被蒙上不道德的罪名。我仔細的從頭看到尾，毫不猶疑的告訴他，這是馬華文壇不可多得的作品，尤其是「姐姐、姐夫、小姨」更是一篇

佳作。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揭發社會的黑暗面，描寫男女之間的情愛，在文藝作品中比比皆是。只要作者不是着意於誘導讀者犯罪，或着重於描寫性行爲，實在沒有理由把不道德的高帽戴上去。有人或許認爲谷中鳴兄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傳奇性，但我們知道這個五花八門的社會，無奇不有的人生，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何況，谷中鳴兄往往是根據事實，然後才加以處理，寫成小說。只要情節的發展順乎自然，合情合理，相信沒有人會加以非議的。

馬華文壇需要像谷中鳴兄如此不計名利，只爲理想的辛勤、認真寫作的作者，我們應給他應有的支持和鼓勵。

黃崖

一九七五年六月於吉隆坡

慧英女子裁縫學院今晚燈火輝煌。

慧英女子裁縫學院今晚人山人海。

愛之歌樂隊正在奏着瘋狂的樂曲。

一位穿着露臍裝的妖冶小姊，在台上搖着，扭着，並抓着麥克風引吭高歌一曲：「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徬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頭的你，今天不回家……」她竭力模仿姚蘇蓉的姿態和唱腔，不禁令人想起——她到底會「花落誰家」？

(一)



今晚，冠蓋云集，衣香鬢影，筵開數十席，好不熱鬧，該是結婚喜宴吧？  
不！這兒找不到新郎與新娘。

是開張誌慶吧？

也不！「張」早就開過了，而且開張時也沒有這麼熱鬧。

是週年紀念吧？

更不！上月慶祝三週年時也沒有這種排場。

那到底是爲了什麼？

告訴你——爲了四個字：2789。

「什麼？2789？」

是的！你沒有看見音樂台上那個由五彩飾燈所綴成的「2789」的號碼嗎？就是爲了它。  
上個星期六：這兒的女主人慧英姊買了五塊錢大萬，和五塊錢小萬的2789，結果開出了頭獎，結果給她中了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元的橫財。

「財」既然是「橫」着進來，那麼；「橫」點出去也無傷大雅吧！不錯！慧英姊今晚就是特地給全體學員，及至親好友來個「普天同慶」。

這是一個真正不必破鈔送禮的「普天同慶」，難怪「飲勝！乾杯！」之聲不絕於耳，而且曠得比任何場合的宴會來得清澈，來得響亮。

慧英姊梳個高高的雀巢裝，套上長長的假睫毛，口唇描畫得那麼幽美和性感，簡直成了一隻來自天國的鳳凰。

她身上穿件翠綠色軟綢質料的媚嬉裝，長裙曳地；猶如蝴蝶穿花，飄然若仙，給人一個雍容華貴的印象。

「慧英姊！等一等！」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長髮青年跳下音樂台，朝她追喊着：「慧英姊！等一等！」

「什麼事？葉國權？」慧英姊暫停蓮步，回眸一笑問。

「慧英姊！妳登台講幾句話吧！」葉國權用懇求的目光瞅着她。

「講話？講什麼話？」慧英姊故意裝樣。

「廣東話！福建話！印度話，孟加里話都可以，由妳喜歡好了！」葉國權口若懸河，搖頭擺腦，滿身抽筋似的抖着，充份流露出「一股野性與輕佻的氣質」。

「一角錢（廣東話），你正經點好嗎？」慧英姊嬌嗔道：「你到底要我講些什麼？」



「喂！我叫『葉國權』，不是『一角錢』！不要叫得給我『落勢』（福建話）好嗎？」葉國權邊說邊踏着舞步。

「好！好！葉國權就葉國權！我怕了你！有什麼事？快說吧！」慧英姊顯得有點不耐煩。

「他們……好多人……都想知道妳中獎的經過，所以……請妳上台告訴大家，爲什麼妳會買中2789……」葉國權停了舞步，但却用力搓着雙手。

「哼！誰不知道你自己要出風頭？要打廣告？哼！」慧英姊不屑地瞞他一眼，反身就走。

「喂！喂！慧英姊！」葉國權跑快兩步，攔住了她的去路說道：「好！妳不說……我說……我……從頭至尾，老老實實的說……」

「你——敢——？」慧英姊腮邊飄過一朵紅霞，半嬌半慍的瞪着他。

「唏——」葉國權吹了一聲長口哨，並向台上打個暗號，作個恭請的手式。

台上；一個也是長髮的青年，即刻拿起麥克風高嚷道：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請注意，現在，請我們今晚最高貴，最漂亮的女主人，也就是最幸運的中獎者——慧英姊上來給大家說幾句話，或報告一下中獎的經過，或爲我們高歌一曲……現在！請大家拍掌歡迎！」

猝然；掌聲如機關槍，笑聲如手榴彈。

「來囉！來囉！」葉國權一面高嚷着，一面在衆目睽睽之下推着慧英姊往前走。

「——請——」擴音機在歡呼。

「再——請——」擴音機在催促。

「來囉！來囉！」慧英姊已被推到台前。

「慧英姊駕到——」司儀作個歡迎的手式又道：「歡迎我們的慧英姊！請大家拍掌！」

掌聲，笑聲如雷貫耳。

慧英姊在緊密的歡呼聲中來到台上，多少有點驚慌失措，但跟司儀耳語了片刻，却從容的接過麥克風，先吹兩口氣試試音響才開口道：

「各位親友！今晚，承蒙大家賞光，小妹真是感激萬分。不過，今晚可說是酒薄菜稀，不成敬意，再加上招待不週，所以請大家多多原諒！」

來賓中有人猛吹口哨，也有人在高喊：「好吔！妳係得嘍！」

她等笑喊聲平靜後又道：

「剛才，司儀先生說，要我報告中獎的經過，關於這點，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奉告……」

「來來……」司儀一手搶過麥克風說：「讓我來問妳吧！我問什麼？妳就答什麼？」

「你……這……」慧英姊一時錯愕。

「來，慧英姊！請妳告訴大家；妳爲什麼會買中2789這個號碼？」

「我也不知道！」慧英姊頓了頓又說：「喜歡就買囉！」

「這個當然！誰都知道喜歡才會買。」司儀換個口腔問道：「我的意思是；這個號碼是怎樣的？比如是求神拜佛得來的神字呢，抑或是夢見的，還是撞彩的？……」

「這個……我是做夢夢到的！」慧英姊欣然答道。

「哦！原來是托夢的！好！就請妳告訴大家，妳是直接夢見2789四個號碼呢，還是一個夢境給妳猜？……」

「是一個夢境！一個美妙的夢境！」

「妳能爲在座來賓描述一下妳那個美妙的夢境嗎？」

「可以……」慧英姊歪着頭，斜睨着天花板，夢囈般的朗誦道：「我夢見一片遼闊的草原，草原上站着一位白髮蒼蒼，銀鬚蕩蕩的老頭子，他告訴我：他是財神爺下凡，問我要不要橫財，我當然說要啦，誰知！他……他……」慧英姊無限嬌羞，接不下去了。

「他怎樣了？」司儀緊張的問。

「他——說——如果你要橫財，我可以給你，但有一個交換的條件……」

「什麼條件？」司儀更加緊張。

「他——說——妳必需先給我一個吻！」

「什麼——一個吻？一個KISS？」司儀嗽着嘴，閉起眼睛，作個接吻的姿勢又開口了

：「啊——我的天呀！原來妳碰到了一個『神老心不老』的風流財神呀……哦……對了！妳有答應他的要求嗎——KISS？」

「我……」慧英姊赧然的垂一垂頭才說：爲了要獲得橫財，我只好答應他了！」

「哦——那他真的吻了妳——？」

「是的——不過！是在夢中！」慧英姊嫣然道。

「那——後來呢？」

「後來醒了！」

「那妳爲什麼會買2789呢？」

「我查千字票書，發現接吻是789，所以……」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兩個人KISS，就加2，於是買2789，對嗎？」司儀不  
等慧英姊答覆，便興奮的往下說：「喂！各位先生！各位小姐！以後，如果妳們也夢見跟人家K  
ISS，就買千字789，如果要買萬字，就看看有多少人同時KISS，如果兩個就加2，如果  
三個或四五個，就加3，或加4加5，保證百發百中……」

幾顆特級笑彈同時爆炸。

宴會在爆炸聲中告結束。

X

葉國權帶醉回到家裏，已是午夜時分了。

他「大」字形的躺在床上，猛抽着香烟。

在島島繞繞的烟霧中，隱隱若若的浮映出一位身材豐腴，面貌姣好的少婦……

那天；他又例行公事似的到慧英女子裁縫學院去收萬字。

「慧英姊！早啊！」葉國權望一望空無一人的教室又道：「怎麼？今天沒有早班？」

「一角錢！你沒事吧！」慧英姊一面在挑衣，一面白了他一眼說：「你來了兩三年，難道不  
知道是星期天是不開課的嗎？……怎麼？是不是給玉環迷昏了頭腦？」

X

「玉環？那個玉環？」葉國權故作疑惑。

「哼！假正經，誰不知道你一個星期來八天，名譽上是收字花或萬字，但事實上，還不是爲了要看看她！哼！」慧英姊蹙起嘴角，不屑的啐道。

「喂！你可不能冤枉我呀！在玉環沒有來以前，我也不是天天來的嗎？」

「哼！虧你還說得出口，天天來，不知羞，誰不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誰不知道我這兒一天三班，班班都有甄珍，胡錦，何莉莉……」

「慧英姊！妳——」

「喂！不要再『姊姊』聲的好嗎？你以爲我很老了？你又以爲你還很年輕？哼！不去照照鏡子……」

「好說！好說！小生今年二十有八囉！尙未成家娶老婆喲，目前正是寡佬一條喲，一條喲，一條喲……」葉國權不知模仿那一省的大戲。

「條你的死人頭——」慧英姊充滿愠意的喝道：「我警告你：以後不准再『姊長姊短』的叫，不老都給你叫到老了。」

「大家都叫妳慧英姊，這幾年來我也叫慣了，怎樣改口呢？再說；以前妳並不反對，偏偏等

人家叫上了口才反對，真是『無解』！」

「這是我的喜歡，總之，我不高興一個年紀比我大的人叫我姊姊。」

「那——該稱呼妳什麼？」

「少一個姊字會死嗎？」

「只叫名字——慧英！不大好吧？」

「我先生姓什麼？你忘啦——？」

「哦——原來是黃太太！」

「這……還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很彆扭！」

「爲什麼？」

「因爲……黃先生……」

「哦！你以爲他犯了法，被配出境，被限制居留就不是人了嗎？哼！一角錢！別忘了！你還是從木菟山回來的呢！哼！」

「慧英姊——不！慧英！過去的還提它幹嗎？我現在不是早就改邪歸正了嗎？」

「歸個屁！看你！整天不務正業，弔兒郎噹，到處溜蕩，還像個人嗎？」

「誰說不像？這兩三年來，我己沒有參加『大脚印』他們的活動了，一分錢『看頭鑄』也沒向人勒索過，還有，我現在己是地下萬字票廠的代理，難道這不是正業嗎？」

「哼！這也叫正業，虧你說得出口。」

「管他什麼『業』，反正一個月撈它四五百塊錢佣金，如果碰上有人中獎，抽它一千八百也平常，不瞞妳說；隔壁的『財庫伯』都沒有我這麼爽！」

「爽！爽！不要再回到木菴山去才爽！」

「嘿嘿！有錢能使鬼推磨，捉了有人『擔公』，罰款有後台老板代付，放心！」

「哎唷——痛死我了！」慧英姊霍然驚叫起來，扭着手指在擦看。

「噢——什麼事？」葉國權趨前去，關心的拉起她的手。

「給針刺了一下，呸！衰——」慧英姊縮回了手，白了他一眼，後面那個『衰』字，彷彿是針對着他而發的。

「嘿嘿！買針——買針——」

「什麼？買針？買針作什麼？」



「買針——426號，包中，如果買萬字就加7，因為女人是7，所以買7426！」

「你爲什麼會這樣熟？」

「嘿嘿！我收萬字收了兩三年，整本千字簿差不多給我背得滾瓜爛熟了！」

「哦！失敬！失敬！原來還是個不可多得的專業人才呢——」

「好說！好說！豈敢！豈敢！」

「一角錢！聽你的口氣，好像受過相當教育？是吧！」

「很少！只唸到初中二。」

「爲什麼不繼續唸下去？」

「父親給政府捉去了！」

「也是跟你一樣——？」

「不！他是共產黨的支持者，所以……」

「那你的自修並不壞？」

「我在吧生的時候，曾參加過當地的青年俱樂部，可能在那個時候學了一些東西。」

「到後來爲什麼會被捉去木剌山？」

「唉！一句話——交友不慎，別提了！」

「我也參加過青年團！」慧英姊說。

「我知道；我還聽人家說：你不但很會唱歌，而且也很會做戲，曾經是該青年團的台柱，是嗎？」

「誰告訴你——？」

「忘了！總之；我還知道妳其他很多很多事情，比如妳爲什麼會嫁給黃志偉？」

「你……」慧英姊觸電般的震撼一下，用極度懷疑的眼光瞪着他。

「放心！我不會隨便說出去的。」

「一角錢！爲什麼你這樣喜歡探聽別人的祕密呢？」

「沒有！別人的事我才懶得去理睬呢！我只是特別留意你的事情倒是真的！」

「爲什麼？」

「這可能是因爲妳長得太漂亮的緣故吧！」

「你不要口花花，亂吃豆腐好嗎？」

「嘿嘿……」

空氣突然膠着。

過了片刻的恬靜，葉國權才開口：

「慧英姊！今天要買什麼字？」

「今天沒有字買，而且我也輪到怕了！」

「不用怕，失敗是成功之母，不買！才是輸定了！」

「今天真的沒有字，你有什麼好字嗎？」

「哦！對了！我給你一個字，是我昨夜夢見的。」

「別提了！你什麼時候會沒有夢？」

「這次的夢不同以前的夢了！一定中的！」

「一定！不錯！每次都一定不中！」

「誰說每次不中，妳忘了上兩三個月，我給過妳一個字——2837，妳不是中了千多塊錢嗎？」

「呸！鹹濕佬！還敢說呢！」慧英姊不勝嬌羞，赧然低下頭，繼續挑衣。

「什麼鹹濕佬？又不是我存心偷看妳的，是妳自己撲下來給我看的，妳那……兩個東西是

873，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剛好加2，不就是2837嗎？」

「可惜！只開出入圍獎，如果是頭獎就好了！」慧英姊把話題岔開。

「這可能是我看不到全部的緣故，如果妳那天是脫光光給我看到，保證2837一定開出頭獎。……」

「呸！沒有一句正經話，小心點，我媽買菜就快回來了，當心她拿掃把掃你出去。」

「我又沒有摸妳，她敢掃我？」

「好了，有字快說吧！」

「告訴妳！2789。」

「2789？什麼字？神字嗎？」

「妳暫時不要問，我包中。」

「包中？」

「是的！不中拿回錢！」

「好！幫我寫兩塊大，兩塊小。」

「太少了！妳不是說要自己買一間屋子嗎？兩塊大兩塊小，即使中了頭獎也才不過十千左右

，那裏夠買？」

「我輸怕了！沒有信心。」

「來！我幫妳寫；五塊大，五塊小，中了頭獎就有二十多千，夠買一間洋房了！」葉國權不管她是否同意，就將收據撕下了給她……

葉國權從回憶中驚醒過來，他狠狠的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吧，自言自語道：

「他媽的！大傻瓜，爲什麼自己不會買？」

「哈哈！怎樣買呢？我根本就沒有做過什麼夢，那個789只不過是要玩弄慧英姊而已，他媽的，沒想到玩弄她竟弄假成真的開了出來！

「唉！算了！總算也抽了二三千塊錢佣金了！再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嘿……」他嘴角又掀起了甜甜的笑意，又繼續沉迷在回憶中了……

那天傍晚。

他聽了麗的呼聲報告賽馬的號碼後，便像給暗牌追捕那麼快的飛到慧英姊的裁縫所。

「慧英姊！慧英姊！……」他顧不了許多女學員的嘲笑與詫異的眼光，一口氣奔到裁剪室，高聲嚷道：「慧英姊！妳中啦！頭獎！妳中啦！頭獎！二十六千塊呀……」

「真——的——？」慧英姊放下了剪刀，整個人楞住。

「真的！中頭獎！二十六千多！」

「你——沒有——騙我——？」慧英姊顫抖着聲音問。

「誰來騙妳——那，妳看，這是我剛才抄的號碼？」

「2——7——8——9——真的！」慧英姊再三的對着紙上的號碼；連手也顫抖了起來。

「我說——一定中——就一定中，是吧？」

「哦！一角錢，你自己中了多少？」

「唉！別問了！」葉國權抓抓頭髮，喪着氣說：「我……一分錢……都沒有買……」

「爲什麼——沒有買？」

「我……自己知道自己沒有福氣……所以……只讓妳一個人買！」

「你……」慧英姊感激的說不出話來！

「慧英姊！我那個夢，是專爲妳一個人而夢的，所以……」

「嘿——你瘋了嗎……這是什麼地方。口沒遮欄的……」慧英姊小聲的警告他，又含情脈脈的白了他一眼。

「恭喜！恭喜……」

「恭喜慧英姊……」

十多位夜班學員一起圍上來，亂哄哄的。

稍候；連隔壁的雜貨店，咖啡店，皮箱廠，紙紮舖……也都聞風而來道喜。

不久；差不多連整個衛星市的人都知道慧英姊中了二十多千萬字。

因此；恭喜之聲如洪水泛濫。

因此；請客之聲如波濤洶湧。

因此；葉國權的「神字」也轟動遐邇。

因此；慧英姊也真的來個大請客。

×

×

×

葉國權再醒了；他伸出舌尖，舔一舔嘴唇，彷彿腮邊尚有酒香……

他轉個身，又神祕的笑起來，又繼續飄浮在甜蜜的回憶中。……

那一天早上。

他將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元的獎金帶到慧英姊的家。（非法萬字票廠多數是給現鈔，不給文

票）。

慧英姊爲謹慎起見，特地招待他到樓上自己的房間，並且鎖上房門。

他們就坐在床舖上，點算着一張張，一疊疊的鈔票。

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葉國權才抬頭說：

「嘿！好在我堅持要他們給大鈔，要不然算死妳！」

「嘻嘻！謝謝你！總算點好了！」慧英姊滿頭大汗，但却掩飾不了內心的喜悅道：「這麼多

錢，我看還是放進銀行去比較妥當！」

「當然囉！放在家裏，『容也易』給賊佬偷了！」

「你陪我去進銀行吧！」

「妳打算開那一間銀行？」



「甲洞馬來亞銀行好不好？比較近！」

「隨妳喜歡！」葉國權思索一下又說：「我看，還是把一半放進吉隆坡的銀行。」

「好！你幫我介紹！」慧英姊抹一抹額上的汗珠，突然給她想起了另一件事：「哦！對了！我差點忘了給你喝茶！」

「喝茶？喝什麼茶？」葉國權裝樣。

「我實收二十五千，剩下的一千多元給你喝茶，希望不要嫌少！」慧英姊數了一疊鈔票遞過去給他。

「慧英姊！我……」葉國權捉住慧英姊的手又道：「我……不要什麼喝茶錢，我要……要……」

「你……要什麼？」慧英姊想縮回手，但已不可能。

「慧英姊！妳不是……要我告訴妳……關於2789那個夢境嗎？」

「是的！妳還沒有告訴我，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夢呢？你說吧！」

「我照實說了，妳可別生氣呀！」

「傻瓜！中了這麼多錢還會生氣嗎？」

「好！我說……」葉國權夢囈般的朗誦道：「那晚！我夢見一片遼闊的草原，草原上只有我和妳，我們翩翩起舞，共浴愛河中，最後，我要求妳給我一個吻，妳欣然答應，於是，我們情不自禁的，緊緊的，實實的，擁抱在一起，狂吻在一起……」

「睬……」慧英姊羞得漲紅了臉，啞道：「全是你自己看小說編出來的，你以為我不知道？」

「不！是真的夢見！一百個一千個真的！要不然妳怎麼會中頭獎呢？……這些鈔票又怎麼會飛來妳的房間呢？」

「夢境既然是真的，那你自己爲什麼又不買？」

「昨晚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怕自己運氣不好，怕會影響你也不中，所以……」

「你眞的這麼好？」

「當然！你以爲我還是三年前的『一角錢』嗎？哼！如果是三年前，我拿了二十多千就溜之大吉，妳屁都找不到一個。」

「我……實在不知要怎樣感激你？」

「慧英姊！我不要妳說什麼感激，也不要妳的喝茶錢。……」

「那——你要什麼？」慧英姊有點失措。

「我——要妳像在夢境中那樣；給我一個吻，一個又香又甜的吻，慧英姊！答應我吧！」葉國權揜着滿眶慾火，迫視的慧英姊連耳根也紅透了。

「葉國權，你該知道；我已經有了丈夫，和有了子女的婦人了，怎麼可以再隨便跟別的男人接吻呢？」慧英姊歉意的垂下頭。

「慧英姊！妳怕什麼？又沒有別人看見，只是妳知！我知而已……」

「可是！還有天知！地知呀！」

「那管他，天和地又不曾說話，又不曾告訴妳丈夫。……」

「這……：葉國權！你換個條件吧！我再給多一千塊喝茶，怎樣？」

「哼！妳以為我在發錢狂嗎？」葉國權悻悻的又說：「告訴妳；我正在發女人狂就真的。」

「發女人狂？那妳應該娶個正式式的老婆呀！怎可以……」

「慧英姊！不瞞妳說；我也想過要娶老婆的，可是；她喜歡我的，我又不喜歡她；我喜歡她的，「佢又嫁咗人」！」

「『邊個！邊個嫁咗人？』」

「妳……妳不是嫁了給黃志偉嗎？」

「你——」

「慧英姊！我真的喜歡妳；自從三年前第一次到來收萬字見到妳後，我就一直深愛着妳到現在。……」

「你——瘋了嗎？」

「慧英姊！妳可憐可憐我吧……我沒有過份的要求……我只要妳給我一個吻……」

「不可以的……我……怎樣對得起……志偉呢？」

「慧英姊！提起志偉，你們大概有一年多沒有……這個……這個……了吧！」

「你……沒點正經！」

「慧英姊！如果我是妳；我早就忍受不住了……」

「葉國權！你……不要……」

「慧英姊！妳以爲志偉被配到蘭斗班江會很忠於妳嗎？告訴妳；蘭斗班江和泰國的哥洛只是  
一水之隔，你以爲他不會找個妖艷熱情的暹羅妹來代替妳這位獨守空房的太太嗎？」

「葉國權！請你不要再說下去好嗎？」

「慧英姊！妳……還要……再守……兩年的活寡吧！唉！像妳這麼漂亮的女人，獨守空房，虛渡歲月，實在是太可惜了！」

「你……太……」

「慧英姊！怎麼？妳以爲我說錯了？……我的看法是；做人應該及時行樂，難道等妳人老珠黃時，還會有入向你求吻不成？……」

「你……」慧英姊的理智，在葉國權的猛攻下，終於出現了裂痕，她痴痴地瞪着葉國權，欲語還休。

「慧英姊！答應我吧！……給我一個吻！」葉國權開始緊拉她的手。

「慢——點——」慧英姊縮回手道：「我可以答應你；不過，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妳快說！」

「只能吻一次，以後不准，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你一定要發誓。」

「發什麼誓？要不要斬雞？」

「斬雞倒不必，但你一定要保守高度的祕密，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如果洩漏了出去，你就……」

「就怎樣？」

「就會給汽車撞死！」

「好！我如果洩漏出去，我就會給汽車撞死！這樣，總算可以吧？」葉國權說完，便閃電的撲過去，把慧英姊緊緊的摀着，正當他的口唇將要貼近慧英姊的嘴唇時，霍然外面有人在敲門及高嚷道：

「慧英啊！慧英！樓下有人找妳！」是女人的聲音。

「哦！來啦！」慧英姊使勁的推開葉國權應道：「我跟葉國權正在點算鈔票，妳叫她等一等吧！」

「他媽的！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這個時候來！見鬼……他媽的臭蛋！」

葉國權又從回憶中醒來，他摸摸自己的臉頰，臉頰還很燙熱，他吸一吸鼻子，彷彿還聞到慧英姊臉上的脂粉香，他伸出舌尖舔一舔口唇，他媽的；就只差那麼半吋……

他恨恨的再燃上一支烟。

他又回到烏烏的烟霧裏。

X

從馬來亞銀行出來。

X

葉國權挽着慧英姊的手臂，親熱的像對熱戀中的情侶。

X

來到停車場，上了車，葉國權才開口道：

「慧英姊！現在該放心了吧？」

「是的！現在心頭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

「你的就放下了！可是；我的大石還半天吊着！」葉國權開動了汽車。

「你……有什麼不放心的？」慧英姊疑惑的瞟他一眼。

「當然有！」葉國權將車緩緩的開出停車場又說：「我怕妳講了不算數！」

「什麼講了不算數？我講過什麼？」

「KISS！妳答應給我一個吻！可惜！昨天，他媽的……」車子已開上大路。

「噢！原來是這個！」慧英姊含情脈脈的瞟他一眼又說：「有心不怕遲嘛！我又沒有說不給

你！」

「妳打算什麼時候給我？」

「這要看機會嘛！難道在大街上也給你？」

「我們現在找個地方談談好嗎？」

「光天化日的！有什麼好『談』！」

「我們可以找一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呀！」葉國權在紅燈前停下又說：「妳不是說要請我吃飯

嗎？現在剛好是午餐時間。」

「是的！我應該好好的請你吃一餐飯。」

「打算請我到那裏吃？」

「你喜歡！你要到那裏，中意吃什麼，你自己決定吧！」

「這樣好不好！我們先到奶吧坐坐。」

「我……沒有意見！」

「那我們現在就去吧！」

二十分鐘後。



他們來到一間奶吧餐廳。

一進門，即刻爲一片漆黑所吞噬，也馬上給一股寒氣所籠罩。

葉國權在待者耳邊關照了幾句，待者便引導他們到一個角落的情人廂。

當情人廂的布帘放下後，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他們各自要了自己喜歡的食品後，葉國權才開始說話：

「慧英姊！這兒的氣氛怎樣？」

「不大習慣……太黑了！」

「妳很少到過這種場合？」

「在拍拖的時候，來過一兩次。」

「現在舊地重遊，有什麼感想？」

「現在……我有點怕！」

「怕什麼？」

「太黑了！」

「妳剛才不是暗示，不喜歡光天化日嗎？」

「但我也沒有表示喜歡黑天暗地呀！」

「黑天暗地才有情調，才夠刺激，要知道，古今中外，有多少頂天立地的大人物，都是在黑暗中製造出來的，嘻嘻……」

「你沒有一句話是正經的！」

「正經的就不會帶妳來這兒了！」

「現在來了，你打算對我怎樣？」

「我……：：：：：哦，東西捧來了，我們吃了再談吧！」

「一面吃東西就不能一面談嗎？」

「談當然可以，但却有一樣事情不能一面吃一面做。」

「嘻嘻！你總是忘不了那件事。」

「男人嘛！又還沒有娶老婆，不想那件事才怪呢！」

「喂！不要把話題扯遠了，我只是說KISS，不是指別的。」

「對呀！我也是指KISS，我並沒有談KISS以後的發展呀！」

「以後的發展——你休想！」

「摸着良心說；我不但想，而且差不多想瘋了。」

「想你的頭，難道你不怕志偉回來後拆掉你的排骨？」

「對了！提起了志偉，我才記起一件事。」

「什麼事？」

「妳媽叫妳去看看他；順便帶些錢去給他在當地做點小買賣，妳有什麼打算？」

「這個——我要等他回信後才能決定。」

「妳有坦白告訴他中了二十多千萬字嗎？」

「有！」

「妳已好久沒有去看他了吧？」

「差不多半年了，一來是錢不大方便，二來是路途太遠，一去一來往往要好幾天。」

「妳上次去的時候，有跟他……一起過夜嗎？」

「過夜？有呀！當然要過夜囉！」

「我是說；你們有沒有……這個……嘿嘿！」

「啐！這個也拿來問，傻的！」

「我想——妳一定有！」

「有也不奇怪呀！夫妻嘛！」

「這次打算什麼時候再去『送貨』？」

「喂！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好嗎？你以為我是香港某一些電影明星，隨時可以到外國去『送貨』？」

「嘿嘿！我們不談這個吧！」葉國權換個口氣又問道：「慧英姊！妳的裁縫學院好生意嗎？一年可賺多少？」

「總算夠吃夠用……也好在我懂得這點手藝，要不然；當志偉被提及被限制居留後，母親和孩子誰養？」

「志偉真的是走私大王嗎？」

「我也不大清楚，據說；是被人利用了，所謂黑狗偷吃，白狗受罪。」

「現在他們一般人怎樣了？」

「早都散了，大目狗爲了另一件案也被捉了，目前在木菴山。」

「唉！這個世界，暗的！光的！都不容易撈。……不過；妳最幸運，一下子中了二十多千

「既使志偉再限制居留十年八年也不成問題了。」

「聽你的口氣，好像恨不得他永遠不回來似的。」

「說真的！我有點妬嫉他！」

「憑什麼？」

「憑他娶了一位這麼漂亮的太太。」

「笑話！難道漂亮也有罪過嗎？」

「不錯！漂亮在很多時候都會引人犯罪的。」

「那——我是罪人了？」

「妳——曾引起我做了一個有罪的夢！」

「不要再提那個夢吧！」

「不提那個夢可以，但不能不提夢中的那一個吻！」

「嘻嘻……這……這……」慧英姊將碟子推到一邊說：「吃不下了！」

「飽了？」葉國權也放下刀叉說：「我也不吃了！」

「那——我們走吧！」

「走——？妳要剃我眉毛？」

「什麼意思？我又不是理髮師——」

「慧英姊！這兒不是光天化日了，妳總該實踐你的諾言了吧！」

「這……」

「來！」葉國權轉身坐在慧英姊的身旁又說：「我們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

葉國權的手開始不規矩起來。

「你……當心外面有人。」

「怕什麼？來這種地方的人，還不是個個一樣？要看就表演給他們看吧！」

「我……怕……」慧英姊畏縮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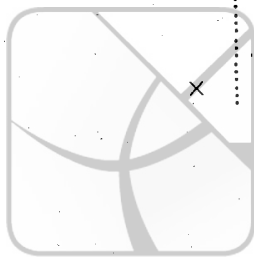
「怕什麼？孩子都生了兩個！還有什麼好怕？」葉國權開始撫摸她的臉蛋，撥撥她額前的刘海，扭扭她的鼻子，然後又點一點她的口唇說：「妳這兩片口唇，害得我好苦呀！今天，再也不會相差半吋了吧？」

「嘻嘻……你的手……不要……不要……癢死人了……」

「來！小寶貝，讓我好好的親一親妳！」葉國權把她摟在懷裏，開始瘋狂的吻着。

葉國權摟着長長的包枕由回憶中返回現實，他得意的笑了，他摸一摸口唇，還有灼熱與潤濕，他作一下深呼吸，口腔裏還有慧英姊留下的玉舌芳香……

他陶醉了，勝利的笑了……



慧英姊買了一輛簇新的紅色小駿馬。

葉國權很自然的成了她的義務司機。雖然她有駕駛執照，但久沒有駕駛而生疏了。

這幾天來，他們駕着小駿馬，走了好多地方，爲的是要物色一間理想的洋房。

今天，他們又從一個新闢的住宅花園出來，葉國權一手把着駕駛盤，一手按在慧英姊的大腿

上，說：

「慧英姊！我看你很難買成屋子。」

「爲什麼？」



「高的嫌高，矮得嫌矮，熱鬧的嫌熱鬧，冷清的嫌冷清，我看，買到明年還買不成呢！」

「買屋子嘛，你以為像去吃碗麵那麼簡單？當然要選一選囉！」

「哦！對了！我有一個朋友，是專門做屋業經紀的，去找他，或者他有辦法給妳找到理想的

了。」

「在那裏？」

「在燕美律，我們現在就去，好嗎？」

「來不及了，我還要趕回去教下午班。」

「管他呢！又不是可以賺百萬，休息一天有什麼要緊？」

「不行，我已好多天沒有教他們了，如果這樣下去，學生會一個一個溜光的。」

「溜光就溜光，大不了收掉它，妳不是常常說；教裁縫會吐血嗎？假如我是妳，就索性收掉

了。」

「收掉了——吃什麼？」

「不會改行嗎？」

「我什麼也不懂！」

「我懂不就行了嗎？」

「你……懂什麼？」

「買股票，最賺錢，好多人在一個晚上就賺它一百幾十萬。」

「這樣好賺？不是大把人發了達？」

「是呀！妳不看『教車佬』嗎？他玩股票還不到半年，就買了兩間洋房，一輛二五〇馬士

里……」

「那你自己爲什麼不去買？」

「唉！這要講本錢呀！」無錫同鬼講咩？」

「要很多本錢嗎？」

「當然越多越好！但如果有十千八千已經可以轉了。」

「十千八千？我是可以拿出來的，不過，我還是以爲買屋子比較安全。」

「屋子當然要買，但妳可以先做做股票生意，說不定三幾個月後，買它十層八層高樓大廈

也說不定呀！」

「會有這麼快？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這有什麼一定？只要一個人時來運到，就像妳；二十六千多，不是在一秒鐘之間得到的嗎？」

「噢——你要彎去那裏？」

「剛才不是說好去找我的朋友嗎？」

「改天吧！我真的不能讓她們再曠課了！」

「哎呀！少學一天不會死的！」葉國權猛踏油門轉進燕美律，後來又轉進一條岔路，沿着斜坡上去，終於將車子泊在一幢獨立式的花園洋房面前。

葉國權按過門鈴。

一個年紀相當大的女佣人出來應門。

葉國權跟她耳語了一陣，才轉身回到車上請慧英姊下車，他說：

「我們進去坐坐吧！」

慧英姊跟他們走過花草繽紛的庭院，然後進到客廳。

客廳的佈置很豪華，處處表現出這裏的主人非富則貴。

女佣端來兩瓶七喜，說：

「真不巧！符先生出去了，不過，很快就會回來的，你們等一等吧！」

「三姑！符先生近來有新作品嗎？」葉國權燃上一支烟問。

「哦！有！都在樓上他的書房裏，你們上去參觀參觀吧！」

「來！慧英姊！我們上去欣賞欣賞符先生的傑作。」

「什麼傑作？」慧英姊毫無疑慮的站起來。

「藝術作品！」葉國權挽着她拾級而上。

樓上的設備也很講究。尤其是符先生的書房，更是情調幽美，氣氛迷人。

「請隨便坐！」葉國權鎖下房門，又去開冷氣說道：「這是我朋友的房子，也就是等於我的房子，所以，現在我是主人，妳是客人，我應該好好的招待妳；對了！妳要喝點什麼酒？」

「喝酒？」慧英姊有點驚愕。

「是的，先喝點酒，壯壯膽，然後再給妳一個又香又甜的長吻，嘿嘿！」

「葉國權！你……」慧英姊開始驚惶。

「怕什麼？又不是第一次KISS。」

「我說過；我只能給你一次……」

「不！今天不是你給我，而是我給你，叫做禮上往來……」

「不！我說過一次就一次，以後不准……」

「是呀！今天是第一次，以後不准呀！對呀！」

「葉國權！你安什麼心？把我騙到這種地方？」

「嘿嘿！這裏叫做最高尚的『暗空』！難道這種地方失禮嗎？好多人想來，恐怕連路都不知怎樣走呢……」

「這……就是……『暗空』？……」

「是的！但這兒有什麼不好？又高貴，又祕密，又安全，又充滿羅曼蒂克的情調，又保證不會碰上熟人……」

「葉國權！送我回去吧！我說過……」

「當然會送你回去，放心，不過……」

「葉國權！我跟你說了多少次；我已是一個有夫之婦，上次給你吻一次，已經是無限罪過了，如果要我……」

「怕什麼？現在有避孕丸好吃，保證不會大肚子的！」

「這不是大肚子不大肚子的问题，而是一種道德觀念，總之，一個有了丈夫的女人……」  
「嘿！有了丈夫更需要，尤其是丈夫不在的時候，慧英姊！不要假正經了吧！有時，我看見你的眼睛裏水汪汪的，像霧又像雲，我就知道妳心裏想什麼了，嘿嘿！」

「葉國權！你的口乾淨一點好嗎？」

「放心！我已經用消毒液洗過了！」

「你……到底……要把我怎樣？」

「沒有怎樣？我只要妳乖乖的……」

「告訴你；說什麼我也不依……」

「我不會強姦妳，放心！不過；等一下，最怕妳要強姦我了！」葉國權邊說邊拉箱厚厚的窗  
帘。

「你……」

「不用緊張；讓我們先欣賞一兩套電影吧！」

「哼！又是黑天暗地的！」

「不黑天暗地怎樣放映電影？」葉國權開了壁櫃，在整理着一些必用品。

不久！摩多聲響了。

不久；牆上出現了一塊小銀幕。

銀幕上首先出現一個遠鏡頭；一男一女坐在跑車上，在一條蜿蜒曲折的山蔭道上奔馳。……接着，來到一間建在半山上的別墅，別墅有一個情調幽美的游泳池……池中有一位全裸的少女在戲水……

「好戲就要來了！」葉國權在黑暗中對慧英姊說：「妳看過這種小電影嗎？」

「沒有！」口氣並不友善：「有什麼好看？」

「嘿嘿！回頭妳就知道！……：那那！妳看，那個男的也脫光衣服跳下水去了。」

「啐！」慧英姊在黑暗中啐了一聲。

摩多聲停了再響，響了再停，一連好幾次。

影片映完一卷，又換過一卷。

有黑白的，有彩色的，甚至有配音的。

當放映到第三卷時，他們已由觀眾變成了客串的演員了，但葉國權好像一點也不緊張，他只是動口和動手，並沒有進一步的要求。

最後一套有配音的映完了。

葉國權開了燈。

他微喘着氣對已經癱瘓了的慧英姊說：

「來！現在輪到我們表演了！」

「唔……」慧英姊眯着眼睛，神智迷糊的給他抱上床，任由擺佈的給他將身上的衣服一件

一件的剝去。……

×

×

×



在吃晚飯的時候。

慧英姊的母親問：

「慧英，妳打算什麼時候去吉靈丹看志偉？」

「後天吧！」

「志偉在信裏說要五千塊做生菓檔，妳打算怎樣？」

「我打算給他！」

「可是——妳要買屋子呢！」



「屋子可以供期，有十多千就可以了！」

「哦！屋子找得怎樣了？有頭緒嗎？」

「看是看了幾間，但還沒有作最後決定。」

「慧英啊；有心買就早點決定吧！不要整天跟葉國權出雙入對的，雖然他是好心帶妳去看屋子，可是；左右鄰舍會飛長流短的，知道嗎？」

「媽——」慧英姊有點激動，也有點受委屈似的瞪着母親。

「還有；教人學裁縫，七日三工半的，妳想；一間學院，經常找不到一個師傅，還成體統嗎？」

「？」

「媽——」慧英姊的眼眶開始有點潤濕。

「慧英！如果妳再這樣下去；學生就會一個一個走光的，現在，她們已經怨言滿天飛了。」

「她們有說些什麼嗎？」慧英姊幽怨的問。

「媽咪！我聽到亞玉姊說；她下個月不來了。」五歲的兒子大偉天真的說。

「媽咪！媽咪……」三歲大的女兒小慧啾啾呀呀的歡呼着。

「乖！乖！媽咪『賜』——」慧英姊俯下頭去；一邊一個的疼着，吻着，半響，才幽幽的說

「大偉，小慧！媽咪帶你們去找爸爸，要嗎？」

「好啊！好啊！媽咪要帶我去找爸爸啦！找爸爸啦……」

「哈……啊哈……爸爸……媽咪……」

兩個天真無邪的孩子手舞足蹈，在歡呼。

可是；慧英姊却在孩子的快樂中掉下了眼淚；她爲這個家庭暫時少了一位爸爸而悲痛，她也爲自己昨天的失足而感到自責與愧疚。

時間在極度矛盾的氣氛中凝結着。

許久；她母親才開口道：

「慧英！不是媽多嘴，妳還是少跟葉國權來往爲妙，我看他絕不會是一個好人。」

「……以前，是因爲我駕車不熟，所以……我才叫他幫忙……」

「現在，妳自己會駕了，就不要再跟他出雙入對了，要知道，志偉雖然山高皇帝遠，看不到，但他還有『馬仔』在這兒的，萬……」

「媽！妳放心吧！我自己會小心的。」

一天早上。

慧英姊正在裁剪枱上畫圖樣。

葉國權躡手躡腳的走到她的背後，閃電似的用雙手掩住她的眼睛。

「啊——想死呀——」慧英姊驚愕的回頭一看，在驚悸中又帶點嬌嗔啐道：「啐！撞鬼啐！七早八早，嚇得人家連膽子也破了！」

「嘿！膽子破了更好！換新的，換一個比較大號的。」

「什麼？換一個比較大號的？」

「是的！妳的膽子太小了！這幾天，請妳出去玩玩，吃吃東西，或看看戲，妳都沒有膽量出去，哼！」

「葉國權！我媽好像已經知道了我們的事，她已警告過我好幾次，叫我不能時常跟你在一起。」

「我們可以各自出去，各自回來，妳駕妳的車，我駕我的車，這樣，鬼也不會知道。」

「不過；我良心上……」

「嘿！什麼良心！良心！既然偷吃了一次，以後三次，四次……還不是一條數？」

「你們男人，不會明白女人的心理的！」

「誰說我不明白；我知道女人在什麼情形之下，最需要什麼東西？」

「葉國權！我求求你！不要再找我吧！我的心好亂。」

「啊哈！難道來收萬字也不可以？」

「我沒有說不可以，但不要在沒有人的時候來，比如今天……」

「哦！妳媽呢？」

「帶孩子去看醫生！」

「得着！」葉國權在心底盤算着又說：「慧英姊！到後面來一下！」

「什麼事？」

「來！我給一樣很奇怪的東西妳看。」

「什麼東西？」慧英姊在後面跟着。

到了樓梯口的轉角處，葉國權猝然回身返撲，緊緊的把慧英姊擁抱在懷裏。

「你……」慧英姊連吭一聲的機會也沒有，因她的口已被他的口唇重重的壓着。

葉國權一面狂熱的吻着，一面雙手靈活的揪下了她背上的拉鍊，接着，熟稔的解開了她背上的內衣搭扣。……

慧英姊竭力的掙扎着，好容易才鬆開了葉國權的懷抱，她一面反手去扣內衣及拉上拉鍊，一面怒斥道：

「葉國權！你太過份了！你有沒有想到這是什麼地方？你太……」

「慧英姊！我等不及了！我差不多要瘋狂了，最近，叫妳去那裏，妳都不肯去！」

「回去吧！我媽快回來了，給她老人家看見了可不是玩的！」慧英姊獨自折反客廳。

「慧英姊！我……」葉國權像打敗戰的公雞在後面跟着。

「出去吧！給隔壁的人看見了也會閒言閒語的！」

「難道談談正經事也不行嗎？」葉國權索性找一張椅子坐下。

「哼！你這種人也會有正經事可談？」

「誰說沒有！」葉國權抓抓頭皮說：「妳不是說拜六要去吉靈丹看志偉嗎？」

「是又怎樣？」

「我要陪妳去；我幫妳駕車？」

「哦！原來這也叫正經事？」

「我怕妳路上一個人寂寞嘛！」

「真是黃鼠狼拜年，不要說漂亮話吧！」

「我知道妳不肯，妳怕志偉知道。」

「難道妳不怕志偉拆了你的骨頭？」

「我有一個兩全齊美的計劃，我們一起去到哥打峇魯，然後你一個人搭的士去蘭斗班江找志

偉，回來的時候，我再陪妳一起回，妳說；這個計劃好嗎？」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你不要聽，我偏要說——」一個年青的茶客一面在用餐，一面用筷子指着黃志偉揶揄道：

「嘿嘿！小兩口子，分別了一年多，今晚久別重逢，真是久旱逢甘雨呀！哈……：……你們說是不是

附和着。

「是呀！所謂小別勝新婚嘛！哈哈！今晚是我們志偉兄的『洞房花燭夜呀！』」另一位茶客也

蘭斗班江是馬泰邊境的一個小埠，街道不長，店舖也不多，但商業頗發達。

最可喜的；是這兒的人們熱情好客，所以當黃志偉被政府限制居留在此地後，大多數人都表



示對他同情與好感。

最令黃志偉感動的是金華茶室的老闆黃凱先生，他不但給他一份捧餐的輕鬆工作，還特別在樓上讓出一個尾房給他享用。

也許；黃凱知道志偉過去也曾有過風生水起的黃金時代，所以，他一向沒有把他當伙計看待。今天，黃凱也抱着興奮的心情，等待慧英姊的到來。現在，他坐在櫃枱內，也與其他茶客嘻嘻哈哈的嚷着：

「喂！你們這些年青人，還是早點結婚吧！否則，人家在吃米粉，而你們却在旁邊拼命喊燒，多煞風景呀！」

「喂！老闆！你今晚三更半夜可別爬起來偷聽或偷看呀！」

「哈……」又是一片狂笑聲。

黃志偉坐在一個角落裏，手上將幾張報紙翻來覆去，好像根本就沒有聽到他們在談論什麼，但在他的眉宇之間，却掩飾不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氣氛。

「喂！志偉！爲什麼不說話呀？」其中一個茶客問。

「話都給你們說完了！我還能說什麼呢？」黃志偉抬頭笑道。

「喂！志偉；這幾天，哥洛那個暹羅妹如果過來找你怎辦？」一名茶客問。

「哈！你們放心！」老闆黃凱欣然道：「一切都已準備好，朱廸絕不會過來的，我可以寫保單。」

「哦！原來你已給他們安排好了！哈哈；你不開旅店實在可惜呀！」第三個茶客說。

「爲什麼？」老闆問。

「你很有替人拉綫呀！」

「哈哈…………」

慧英姊剛跨下的士，黃志偉便迎了上來。

他們緊緊的互握着雙手，彼此的眼眶裏都堆積了過量的淚水，隨時都有傾瀉的危險。如果不是在大庭廣衆，他們必會來個熱烈的擁吻。

「英——路上辛苦了？」志偉幫她提了一袋行李。

「還好！你在這兒還習慣吧？」慧英姊深情款款的凝視着他。

「不習慣也沒有辦法了！」志偉輕歎了一口氣又說：「不過；好在這兒的人仕都對我不錯，不會像吉隆坡那麼勢利眼，那麼陰險欺詐，尤其是黃凱，他對我更好！」

「這樣我也放心得多了！」

「我們先把行李搬到樓上吧！」黃志偉挽着慧英姊，在衆人的歡呼下，一步一步的走上樓梯，進到房子裏。

他們便急不及待的來個狂熱而又甜蜜的長吻。

黃凱特別爲他們作了一席豐富的菜餚，算是給他們一個久別重逢的祝賀。

「來！乾一杯！祝你們今晚重聚，又祝你的土產生意一帆風順，馬到功成！」黃凱說完便舉起酒杯。

「謝謝你！」志偉也舉杯跟他碰一碰，然後彼此昂頭一飲而乾。

「黃老闆！志偉從來沒做過土產的生意，還希望您多多指教，多多幫忙。」慧英姊由衷的說

「指教就不敢；不過，如果有任何困難，我一定會幫忙解決。」黃凱已喝得滿臉通紅，他夾了一口菜，又舉杯向慧英姊道：

「來！我們也乾一杯，爲慶祝妳中萬字票而乾杯！希望妳鴻運當頭，再接再勵的連中它幾次。」

此話一出，又惹得大家笑作一團。

晚餐在極友愛和輕鬆的氣氛下結束。

每晚；黃志偉必須按時到警署簽名報到。

今晚；他也不例外，但却是匆匆的去，又匆匆的回，因爲慧英姊正在樓上的小房間裏熱情的等着他。

「洞房花燭夜，他鄉遇故知」的歡愷氣氛，在醉蒸蒸的罩着他們。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志偉才坐起來，神色凝重的燃上一支烟，然後幽幽的問道：

「英，妳真的決定明天中午就回去？」

「偉！我不是再三的告訴你；家裏放不下嗎？」慧英姊也收斂了歡笑。

「上次來；妳又可住三個晚上？」

「上次的學生不多，最近人數多了，班級也多了，而且現在接近婚嫁的旺月，有好多好多衣服要趕給人家的。」慧英姊顯得很委屈。

「不會是爲了別的緣故吧？」志偉以鋒芒內斂的眼睛瞪着她。

「偉——你怎啦？」慧英姊也坐了起來，有些吃驚，也有些傷感的噙着淚珠瞅着他說：「不是對我有什麼誤會？」

「沒有！」志偉噴了一連串的烟圈又說：「再說；相信妳也不致於會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可以給我誤會的！是吧？」

「你明白就好了！我的確是爲了家裏的事放不下，……」慧英姊含情脈脈的，風情萬種的，如痴如醉的睨着他又說：「要不然，我甯可一輩子跟你在這個小房間裏！」

「英——」志偉揀熄了烟蒂，又如餓虎擒羊般的向慧英撲過去。……

慧英姊上了的士，志偉悲切的說道：

「英！好好照顧孩子！照顧媽媽……：我只好暫時委屈你了！……：」

「偉！家裏的事你不必擔心，好好的在這兒專心去做你的土產生意吧！」慧英姊擰一擰鼻尖又說：「如果五千塊不夠，隨時寫信給我！」

「我會好好去做的！」志偉緊握着她的手問道：「妳什麼時候能再來？」

「在新年初那幾天，我會抽個時間來看你，我會順便帶孩子一齊來？」

「好！我已經很久很久沒見過大偉和小慧了！他們想念爸爸嗎？」志偉顫抖聲音問。

「想的！他們……：」慧英姊嗚咽着，用手帕抹去淌下的眼淚。

「不要難過；再過二十二個月零五天，我便可以回家了。」

「車開了！再——見——你自己保重吧！」慧英姊一面淌着淚，一面頻頻向他揮手。

「再見！再——見——」志偉目送的士駛過火車路，後面揚起一片濃濁的灰塵，他的眼睛模糊了，的士和慧英姊的影子已消失在迷濛的灰塵中。……：

×

×

×

的士司機按照慧英姊的指示，將她送到哥打峇魯的麗士大旅店門口下車。

她付過車錢，便挽着行李匆匆趕上二樓，在二〇四號的房門上輕敲了兩下。

門開了，出現在門扉裏的竟是葉國權，他穿着背心底褲，用怪異的眼光瞅着她問：

「我以爲妳不會回到這房間了？」

「等的士嘛！你以爲很容易？」慧英姊重重的拋下行李袋，表示在抗議。

「等的士？哼！爽到連姓什麼也忘了才真！」葉國權眼睛噴着怒火。

「你——」慧英姊激動的漲紅了臉，口唇在抽搐着。

「昨晚弄到天亮吧？」葉國權雙手搭在她的肩膀上，陰森森的說：「看妳！連眼眶都弄黑了

！哼……我要報復！」

「報復？」慧英姊顫抖着，本能的向後退。

「是的！我要報復，他一個晚上有本事弄多少次，我也有本事弄多少次，來……」葉國權

猛然將她抱起，返身走了幾步，然後重重的，狠狠的將她拋在床上。而自己則迅速的脫去背心底

褲。……

×

×

×

翌日。

葉國權駕着慧英姊的新車，雙雙由哥打峇魯來到關丹。吃過了午餐，他們又在彭亨大酒店開了一個情調幽美的冷氣房。又經過一夜的纏綿，到了第二天傍晚，才回到吉隆坡。

慧英姊剛進家門。

她母親使神色驚惶的把她拉到一傍低聲說：

「慧英！有人來勒索啊！」



「勒索？是誰？」她整個人觸電的顫起來。

「不知道！是一封信，妳看！」她母親由懷中抽出一個信封來。

慧英姊顫着手抽出血紙，唸道——

慧英小姊：

恭喜妳中了一筆大橫財。

近日，我們兄弟遇到很大的困難，必須一筆相當大的款項應急，所以，請妳幫忙兩萬塊錢。如果妳不肯給，或向警方報案，那麼，妳本身將會遭受毀容，妳的孩子及母親，也將會一個個死在我們手中，希望妳三思後行。

關於交錢的方法；請於本星期三到吉隆坡太空大酒店隨便租個房子，我們隨時會給妳電話指示。

「有說是誰寫的嗎？」她母親緊張的問。

「沒有，在信的最後，只劃上一把刀子，三滴血！」

「這不知是那——黨派的標誌？」

「對於黨派的事我完全不懂！」

「問問葉國權吧！他過去……」

「對了！這幾天葉國權有來嗎？」慧英姊愧疚的垂下頭，但情勢所迫，她不得不如此問。

「好像沒有來！」她母親頓一頓又說：「這件事，妳打算怎樣應付？」

「我也沒有主意了！志偉又在吉靈丹，這裏我們又沒有什麼較有頭面的親人，要報警嗎？我又怕……」

「慧英啊！我看——還是告訴葉國權吧！他認識的人多，黑社會的人也認識不少，所以，找他談談，或者有辦法解決！」

「妳要我——去找他？」慧英姊疑惑的望着母親。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只好……」她母親將話帶住，傷感的低下頭。

「那麼！明天再找他吧！」

那晚：慧英姊亮着眼睛醒到天明。

×

×

×

在太空大酒店的一間套房裏。

大字形躺在床上猛噴烟圈的男人是葉國權。

斜靠在沙發上而面容憔悴的女人是慧英姊。

他們由早上九點開房等到下午五點，尚沒有接到任何電話。

慧英姊再打開手袋，再取出那封信重讀一遍，突然她像發現白母雞生黑蛋的驚嘆道：

「喂！你看！這個是『三』字呢？還是『五』字，奇怪；昨天看明明是『三』字，爲什麼今

天看來又像『五』字呢！真是見鬼！」

「來！讓我看！」葉國權坐起身，接過信紙看了片刻說：「好像是星期『五』，不是星期『三』，嘿！簡直就是『星期五』嘛！」

「糟糕，我們今天不是白等了？」

「這很難說；很可能是『星期三』呢！再說；現在才五點多，據我所知；他們這種人通常要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敢在路旁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來的。」

「這樣；我們不是要很夜才能回去嗎？」

「等到十二點吧！」葉國權乍然翻身下床說：「打電話叫東西吃，肚子又餓了！」

在吃飯的時候，葉國權瞪着毫無食慾的慧英姊說：

「慧英姊！我已告訴過妳幾百次，叫妳不用擔心，我葉國權一定會好好搞掂的，但妳總是愁眉苦臉，連飯也吃不下，連弄也沒有心機，嘿！難道妳一點也不相信我？」

「我如果不相信你！也不會跟你來這兒了！傻的！」

「既然相信我，就應該放心呀！」

「我………很怕………」

「怕什麼？坦白告訴你；他們這種人都是靠嚇的，嚇得來就拿，嚇不來就拖，拖到最後，」

千幾百也照殺！」

「你……以為……他們……」

「告訴妳；說不定當他們一聽到我『一角錢』的大名時，恐怕會嚇得連糞屎都飛出來。」

「啐！吃飯時也講這些！樣的！」

「哈哈！總算看到妳笑了！哈哈！」

他們等到午夜一點，還是沒有任何動靜，沒辦法，只好回家去了。

在這一天中；一個財色兼收，一個錢也空拋，色也空拋。

×

×

×

星期五到了。

葉國權與慧英姊又雙雙對對躲在太空大酒店的冷氣房裏。

慧英姊已沒有前天那麼驚惶失措，但眉宇之間，脂粉却掩不了她的幽傷與憔悴。葉國權在隨着音樂起舞，過了片刻，他突然關掉音樂問道：

「妳媽知道我在這兒陪着妳嗎？」

「我怎敢坦白告訴她？」

「如果她知道我們已經弄了幾十次，妳說她會怎樣？」

「不——知——道——」聲音傷感而近乎低泣。

「慧英姊！妳說我好呢？還是志偉好？」葉國權色眯眯的瞪着她問。

「你……什麼意思？」慧英姊愕然。

「我是指——床上的功夫！」

「你——人家煩得要死了！你還有心機談這些無聊的東西！」慧英姊嫣然垂首。

「就是看妳煩得要死了，所以才談談這些鹹濕的東西；給妳刺激刺激一下；說真的，我很想知道志偉是否比我利害？」葉國權見她不語，緊迫着問道：「妳憑良心說；誰弄得妳比較爽？」

「都說——不知道囉！上次就告訴你知道了！還要問！問！問……問你媽去吧！」慧英姊悠悠地站起來，瞪着眼，挺着胸。

「問我媽？嘿！我媽又沒有一天給兩個男人弄過，怎會知道？」葉國權幽閒的說。

「你——」慧英姊舉起右手，正想一巴掌擱過去，誰想到；就這半秒鐘之間，電話鈴響了

「哈囉！」慧英姊將舉起的手改作去抓起聽筒。

「妳是李慧英小姐嗎？」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是——」

「妳看過了那封信的內容嗎？」對方問。

「看過了！」

「那——妳答應了？」

「我……：……叫我的朋友代表我跟你談談吧！」慧英姊按照他們先前的計劃應付。  
葉國權接過聽筒，第一句便問：

「哈囉！是何方鬼聖？」

慧英姊靠着葉國權，並將耳朵緊貼在耳機旁傾聽着。她能清楚的聽到對方的聲音——

「你又是何方鬼聖？膽敢插手我們的事情？我問你：『死過未』？」

「死過！我問你：『有無偷過鴨』？」

「偷就沒有，『摸下』就有！」對方答。

「我又問你：『點樣來？點樣去？』」

「行雲！駕霧！落水『擔遮』！」對方答。

「船底裝什麼貨？」葉國權問。

「一個無牙的老太婆。」對方答。



「老太婆看見什麼？」葉國權問。

「看見一陣狂風過，兩片落葉歸，三隻小鳥四排飛。」對方頓了頓反問道：

「你又看見什麼？」

「我看見狂風過後烏雲來，烏雲來！」

「好！一句話——中間斬一刀。」對方說。

「如果『斬吾斷』呢？」

「咁呀！咁就請山上虎，海中龍。」

「難道『鏢到絕』？」

「又好！開多一個門！」

「打開看下！」

「鹹煎餅，油炸鬼！白斬鷄一碟，今晚上菜，食到天光散台！」對方說。

「這個——我不能全權代表了，你過十分鐘打來吧！讓我跟事主商量商量！」

「好！回頭再給你電話！」對方收了綫。

慧英姊驚惶的站起來問道：

「他怎麼說？」

「妳自己沒有聽見嗎？」

「聽見！不過；我一點也不明白他在講什麼？」

「他們來頭真不小；相當難應付！」葉國權蹙着眉，開始感到事情棘手。

「他們是誰？」慧英姊哭喪着臉問。

「我也不認識；只知道他們是幾支旗令併在一起的一個新黨；勢力非常大。」

「他們提了什麼條件？」

「妳沒有聽到嗎？」

「我都說過我不明白囉！」

「他說；中間斬一刀；意思是最少要一萬塊錢。不過，後來他再提議另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他說；白斬雞一碟？」

「什麼白斬雞一碟？」

「他的意思是；一萬塊錢可以不要，不過，要妳陪他睡一晚！」

「什麼——？過一夜？」慧英姊差點暈了。

「是的！他要妳給她睡一晚！」

「不能換其他的條件嗎？」

「其他的條件就是一萬塊錢！」

「一萬塊——一晚——？一晚——一萬塊？」慧英自言自語的陷入痴呆狀態中。

「慧英姊！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原本他們硬要兩萬塊的，後來；聽到我會用暗語應付他，

才減一半。」

「可是！他們又……」

「關於陪睡的事，原本要一個星期，後來才減為一晚，我看——」

「你看怎樣？」

「我看；他們再也不肯降低條件了！」

「那——我——？」

「隨妳喜歡；看妳要給他一萬塊錢，還是給他睡一晚？」

「你的意思——？」

「我當然不希望妳跟他睡，妳想；妳跟丈夫……我都會吃醋，何況是外人？……不過；他們的勢力實在太大了！唉！」

「你——也怕了他們？」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妳要知道；我們在光，他們在暗，萬一真的用鐵水……」

「那——我——？」

「我看；就答應他吧！」葉國權無可奈何的又說：「一個晚上；可以換取一萬塊錢，這是相當客氣的條件了；試想一想；香港或台灣最紅的電影明星，恐怕也不能達到一晚一萬塊的代價吧！」

「你——真——的——要——我……」

「有什麼辦法？現在我們已在砧板上；只好吃虧一晚了。」

「我——怕——」

「這不用怕，這是環境所迫，並不是妳自己紅杏出牆。」

「我——真——擔——心……」

「擔心什麼，又不是未婚處女，處女還說怕將來丈夫發現婚前失貞，但妳連孩子都生了兩個

，既使再給十個二十個男人弄過，也不會留下什麼痕跡了！」

「我……………」

「如果妳答應了，回頭他再來電話時，便會給妳安排時間，地點……………哦！真巧！電話來了。」

葉國權抓起聽筒哈囉了一聲，對方馬上問：

「怎樣？要那一個條件？」

「奉送白斬雞一碟！」葉國權答。

「好！由十二點到天亮。」

「OK！你就十二點來吧！」

「OK！準時到」對方掛了電話。

慧英姊搖撼着葉國權問：

「什麼？由十二點到天亮？我不用回家了嗎？」

「妳可以要求他早點放妳走；不過；妳必需好好跟他合作！」

「什麼？跟一個不相識的人好好合作？」

「傻瓜！好好合作，他才會快點交貨嘛？要不然；磨妳三個小時都有份！」

「啊——三個小時——那不是要把我活活弄死？」

「不是弄死，而是爽死！」

「呸！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沒有辦法；誰叫妳長得這麼漂亮，連勒索的歹徒也不愛金錢而愛美人了！」

「等一下——你……」

「我當然出去；難道我在這裏作三文治，你們在吃，我在喊燒？」

「你要先回去？」

「不先回去在這裏搞屁呀？」

「你什麼時候走？」

「他說十二點來；現在已十一點半，我差不多應該走了！」

「你等他來了才走好嗎？」

「不！還是先走好，雖然妳不是我老婆，但我還是會吃醋的；萬一跟他打起來，不是越弄越

糟嗎？」

「他——我又不認識他！」

「不認識才好！弄了一人走一路，沒有手尾！」

「……………」慧英姊呆若木鷄。

「我先走了！明天見！」

「明天見！」慧英姊帶淚的揮一揮手。

十二點正。

有人敲門了；慧英姊顫抖着手將門打開。

擺在眼前的；是一位高頭大馬的中年人，外表還斯文。他不請自進，並反手鎖上房門，然後笑咪咪的瞅着慧英姊說：

「哇！好漂亮的一位小姐，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李小姐！我實在榮幸；能與妳這位仙女下凡般的絕世美人做一夜夫妻，哈哈……………」那中年人狂笑起來。

「你要……………就快點吧！我不能太夜回家！」慧英姊將心一橫，索性主動催他。

「噢？我們不是說好到天亮的嗎？」

「你……………我只能給你一次，一次完了就讓我回家吧！」

「雖然是一次，但也不能像公雞騎母雞那樣快嘛！」那中年人邊說邊脫衣服。

「我是個家庭主婦；家裏還有幼小的孩子，我希望你可憐我，同情我，不要對我大過份，盡快放我走吧！」慧英姊聲淚俱下的哀求着。

「好！我答應妳；一個小時後便給妳回去，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從頭至尾；要好好的跟我合作！」

「合作？怎樣合作？」

「這也不明白？告訴妳；做這種事不能像個木美人那樣，要有各種發自內心的自然反應，不能故意壓制自己的情緒，知道嗎？」

「這……………」

「妳要明白，男人有一種征服狂的心理，一看到女人滿足的屈服在自己的雄威之下，就會答應妳一切的要求了！」

「好！只要讓我盡早回去；我會好好的跟你合作。」慧英姊站起來，主動的除去身上的衣服



十月一號。

有大半的學員沒有來。

十月二號。

來的學員只有小猫三隻四隻。

十月三號。

一個也沒有了。

慧英師心裏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



當她正在傷感，正在呆望着——排排無人使用的針車時；突然有一個長髮青年很有禮貌的踏進她的學院問道：

「請問這兒有一位叫李慧英的小姐嗎？」

「我就是！有什麼事嗎？」

「我老闆叫我送一樣禮物來給妳！」他揚一揚手中的一個大信封。

「禮物？……你老闆是誰？」

「妳自己看吧！我走了，再見！」

「謝謝你！再見！」慧英姊撕開信封，隨手抽出一疊相片——天呀！她差點暈倒在地上，她踉蹌了幾步，扶着一架一架的針車，然後躲在一個角落裏，再拿出那些相片來——

原來！那些相片全是她本身與那個不知名的中年人共赴巫山的春宮片，每一款都是那麼清晰，臉部的表情是那麼的迫真，還有，那些法國式的特寫鏡頭，怎樣能入目呢？

她又一陣暈眩，黑天暗地，她伏在枱面上，侷促的喘着，豆大的汗粒，佈滿了整個臉上，而臉上的血色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被吸光了。

就在這時；候壁咖啡店的小伙計過來叫道：

「慧英姊！妳的電話！」

「哦！」她木然的走去接聽：

「哈囉！是那一位？」

「是慧英小姊嗎？」對方問。

「是的！你是誰？」

「我有一樣東西要賣給妳！」

「什麼東西？我又不認識你！」慧英姊怫然道。

「不認識更好！小姐！請問妳已看過那些精彩的相片嗎？」

「哦——原來——你——？」慧英姊震懾一下，好在週圍沒有茶客。

「小姐！不用怕！我是來推銷菲林的，請問妳有意思買回那些相片的底片嗎？」

「你要多少錢？」慧英姊顫着聲音問。

「每張一千元，一共十張，剛好一萬塊錢！怎樣？」

「我沒有這麼多錢！」

「小姐！一張一千元實在是太便宜了，有時我們賣過一張兩萬塊呢！」

「我真的……沒有……這麼……多錢！我買了汽車，買了屋子，又給我丈夫一筆錢做生意，所以……」

「妳不必騙我，你的車是供期的，你的屋子還沒有買成，你的丈夫只拿五千，我知道，妳在吉隆坡的×××銀行裏還存有一萬兩千多元，我們只要一萬吧了！」

「你可憐……可憐……我吧！」慧英姊幾乎哭了出來。

「喂！聽着；現在限妳在一個半小時之內，到吉隆坡銀行拿出一萬塊錢，然後到總郵政局門口等着。到時，我們會有人上前將底片跟你交換，我們的暗號是：2789，KISS。」

「到時；一手交底片，一手交錢，如果妳敢給不足一萬元，或是報警捉我們的人，那麼，在三個小時之內，便有幾千張妳的相片在你住的附近散發，知道嗎？好！現在是十一點正，我們給你一個半小時去準備，過時，不要怪我們手下無情了……」

慧英姊呆滯的掛上電話。

她想去找葉國權商量，又怕時間過去了。

再說；這些相片又怎能給他過目呢？

唉！都是自己不好，爲了急着要回家，所以什麼都服從他的指示，也盡情的跟他合作，所以

才有法國式的鏡頭，所以才有真情流露的欲仙欲死的表情，唉！上當了！上當了！

她駕着車，以快速度趕到吉隆坡馬來亞總行。

開了支票，領了款，又匆匆的趕到郵政總局的門口。

她在東張西望着，突然有一個印度少年拿了一個信封向她一揚道：

「哈囉！小姐！2789，KISS！」

「好！你的信封給我先！」慧英姊說。

「OK！」印度少年將信封交給她。

「好！這個給你！」慧英姊數過信封裏的底片，剛好十張，於是將裝着一萬元的紙袋遞過去，眼望着那個會講華語的印度少年消失在人群中。

X

X

X

回到家裏。

慧英姊便病倒在床上。

學生全走光了也好吧！

免得抱病還要教她們。

葉國權又來寫萬子了，聽說慧英姊病了，便兀自上樓去探望她。

「請——坐——」慧英姊在樓上的小客廳裏招待他。

「噢——？妳怎麼了？才兩天不見，怎麼一下子瘦了！臉也蒼白的沒有一點血色，到底爲了



什麼？」葉國權關心的問。

「我也不知道！」

「看過醫生嗎？」

「沒有！」

「爲什麼不看！我陪妳去！」

「謝謝你！不必了！」

「那麼！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去——那裏？」

「老地方——奶吧！怎樣？」

「也好！就去奶吧！我有話跟你說！」

「好！誰先到先等！」

「好！你先走！我換件衣服就來！」

一個小時後。

他們又在奶吧的情人廂出現。

「葉國權！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希望你坦白告訴我！」

「好！什麼問題！問吧！」

「那天晚上，你離開太空酒店以後，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嗎？」

「知道！這個還用問嗎？」

「什麼事？你說說看！」

「就是你跟那個……打電話來的人……弄得滿房風雨囉！」

「不！」

「那——是什麼？」

「有人偷拍了照片！」

「什麼？拍了照片？妳自己看見有人拍？」

「不是！當時我一點也沒有發現，到今天早上，有人將相片送上門來我才知道！」

「啊——勒索——？」葉國權緊張道：「相片呢？快給我看看！」

「我不想給你看。」

「爲什麼？」



「太下流無恥了，太不堪入目了。」

「春宮片當然是下流無恥囉！」

「不！我的不同，我上了他的當，總之；爲了我的自尊心，我不希望你看到那些相片。」

「好！我不看！」葉國權又問：「誰送來的！」

「一個年青人，交給我後就走了！」

「沒有要求什麼代價嗎？」

「沒有，不過幾分鐘後，有人打電話來。」

「講什麼？」

「要我付一萬塊錢去交換十張底片。」

「妳怎樣應付？」

「我照數給了！」

「啊呀！妳爲什麼不告訴我？」

「來不及了！他限我一個半小時內交錢。」

「妳真的給了他一萬塊錢？」

「真的！」

「那妳——買屋子——？」

「現在面子都保不住了，還談什麼屋子？」

「唉！這……」

「葉國權！我的裁縫學院也完蛋了，身體也成了殘花敗柳，我覺得做人也沒有了一點意思。」

「千萬不要悲觀！不要消極……」

「我今天答應再跟你來這裏，就是爲了要告訴你；假如有一天我失蹤了，或死了！就麻煩你將我的兩個孩子，和我媽帶去吉靈丹給志偉，最近聽他來信說；他的土產生意做得很不錯，相信他是可以養活他們的，還有你……」

「我什麼？」

「我覺得我欠你的太多了，但捫心自問，我也還了你很多很多了！如果你認爲我還欠你的話；那……」

「慧英姊！不要再說了！妳並沒有欠我什麼？」

「葉國權！我還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妳說！」

「今後；不論我是死是活，不論我將來是否還是志偉的老婆，我都希望你一輩子替我保守一切的祕密，不論我跟你，或是跟那個不知名的中年人的那段不能見光的關係。」

「我一定保守高度的祕密，放心！」

「我要你發誓！」

「好！如果我洩漏了你的祕密；就切掉我那條東西，絕子絕孫！」

「好！我們回去吧！」

「回去！這麼快，來到這個地方，難道一個吻也不給我？」

「好！你要吻就吻吧！要摸就摸個夠吧！」慧英姊木納的閉上眼睛，主動的解開前面的衣鈕

咖啡店的小伙計又過來大聲嚷道：

「慧英姊！你的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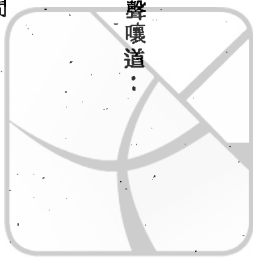
「哦！謝謝！」

來到咖啡店，抓起聽筒便問：

「喂！找誰？」

「小姐！一夜夫妻百夜恩，不會忘了吧！」

「哦——是你——」



「不錯——是我！小姐！有時間嗎？」

「做什麼？」

「我想跟妳再來一次魚水之歡！」

「你不怕我帶着暗牌去嗎？」

「嘿嘿！小姐不怕我將那些相片到處去大贈送嗎？」

「啊——你——？」

「我知道妳那兒說話不方便，不如現在即來個舊地重遊，舊房重溫吧！怎麼？來不來？」

「不——來——」

「OK！半小時之內，妳週圍那幾間店便會出現了你的春宮片。」

「你————？」

「聽着——現在就來，我在老地方等妳！」對方不等慧英姊表示意見便掛斷了電話。

當慧英姊匆匆忙忙趕到太空大酒店的門口時，那中年人已由裏面迎了出來，並笑咪咪的說：

「我們換個地方吧！」

「在那裏？」

「跟我來！」

慧英姊跟他上了車，才問道：

「能告訴我你貴姓嗎？」

「姓丘！山丘的丘！」

「哦！丘先生！那個晚上，是你預先叫人來拍照的嗎？」

「不錯！拍得還好吧！」

「還有，那天送相片給我的年青人，及那個會講華語的印度人，全是你的手下？」

「不錯！」

「那麼，那一萬塊錢是你拿了？」

「是的！不過我一直過意不去，所以今天才特地約妳出來，因為我想給回妳一萬塊錢！」

「什麼？給回我一萬塊錢？」

「是的！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做朋友，不應該是敵人。」

「你……」

「我是說；以李小姐的美貌，以李小姐的床上功夫，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大將之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如果小姐肯加入我們的組織，成爲我們的一員，那麼，我們就如虎添翼了。」

「參加你們的組織？」

「不瞞妳說；我們是一個國際性的集團。」

「做什麼的？」

「除了好事，其他樣樣都做，比如走私販毒啦！拐帶少女迫良爲娼啦！放白鴿捉黃腳雞啦！

擺空城計吊金龜啦！………

「哦！原來你們是大——」

「不錯！我們是大老千，大老萬！是無惡不做的大壞蛋！」

「你現在要把我送去那裏？」

「去見我們的大哥！」

「你們的大哥？」

「是的！他要見見妳；也要試一試妳的床上功夫。」

「他——？」

妳吾發達都幾難囉！」

「他如果看中妳！而妳又肯好好的跟他合作的話，那麼！妳要什麼便有什麼？一年半載，」

「你以為我會答應嗎？」

「好多人初期都不會答應的，但習慣成自然以後，趕她走她都不想走了！」

「你……」慧英姊欲言又止。

不久；車子在吧生路的一座獨立式雙層洋房門前停下。

按了鈴；開了門。

姓丘的便挽着慧英姊進入客廳，再直上二樓。

在二樓的一個情調雅緻的套房裏，坐着一位相貌英俊瀟灑的年青人。

姓丘的給他們引見道：

「這位就是我們的大哥！這位就是李慧英小姊！」

「坐！」大哥笑容可掬的說。

「你——是大哥？」慧英姊一愕，因在她心目中，大哥一定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樣貌也必是

滿臉橫肉，兇神惡煞的，怎會是個眉目清秀的年青人呢？



「怎麼？不相信我是大哥？」那青年開始收斂了笑容，寒氣迫人的喝道：「來！老丘！隨便叫幾個出來，讓我給她證明一下！」

「是！大哥！」姓丘的退出。不久，帶來了五六個性感妖冶的小姐，然後恭恭敬敬的說：

「報告大哥！她們來了！」

「好！你先退下！」

「是！大哥！」姓丘躬身退出。

「羅娜！妳先脫下衣服，讓這位小姊看看妳的背上。」

「是！大哥！」羅娜匆匆的脫了上衣，露出雪白的肌肉，但背上却有一片紫色的疤痕。

「羅娜！妳告訴李小姐，那片傷痕是怎樣來的？」

「是！大哥！」羅娜返身對慧英姊說：「這是我初進來的時候，死也不肯服從命令，結果給

大哥用鐵板燒成這樣的。」

「好！露茜！輪到妳的給李小姐看看！」

「是！大哥」露茜即刻脫去褲子，拉下三角褲，指着臀部的一片疤痕對慧英姊說：

「這是我進來以後不久，在接客的時候，偷偷的要求客人帶我逃出去，誰知給大哥錄了音，

結果被灼傷成這個樣子。」

「小蘋！輪到妳！」

「是！大哥！」小蘋迅速地將毛綫衣拉到頸部，並拉起乳罩，露出兩個玉筍形的乳房，在兩乳之間，印出一個『十』字型的疤痕，她指着那個疤痕對慧英姊說：

「這是因爲有一天，我的脾氣不好，得罪了一個客人，結果，被大哥用香烟蒂燒成這個『十』字。」

「好了，聽着！妳們現在來個脫衣比賽，誰第一，我今晚就要誰，來！一，二，三，脫——！」

眨眼之間，她們成了六個原始人。

「佩妮第一，今晚不用接客，早點到我房子來！」大哥在命令着。

「是！大哥！」佩妮垂首應着。

「李小姐！你現在還會懷疑我不是大哥嗎？」那青年又綻開了笑容。

「我……」慧英姊囁囁着，不知該怎樣答。

「好！妳也脫光：像她們一樣；這是進入組織的第一個儀式，脫！快點！」大哥的眼睛又射

出了兇光。

「我……不想參加……」慧英姊顫聲道。

「哦——？妳不想參加嗎？」

「我……寧可死——」慧英姊淌下了眼淚。

「好！在妳未死之前，我先給妳欣賞一套精彩的電影！」大哥邊說邊返身按一個電制。瞬時，黑天暗地，伸手不見五指。

不久牆上出現了一個小銀幕。

銀幕上出現了兩條肉蟲。

「啊——」慧英姊當堂驚叫了起來，原來那套春宮片的女主角是她本身。

「小姐！妳表演的實在成功！」大哥在黑暗中伸手摸摸她結實的乳房又說：「在你死後，我會將這套影片送去給妳的丈夫黃志偉，妳的父親李國城，妳的校長黃栢樹，還有，妳以前參加過的那個青年團，讓他們一起來欣賞妳精湛的演技，到時，他們一定會異口同聲的給妳一個銜頭——世界影后！」

「大——哥——」慧英姊癱軟的跪了下去。

「哦！到現在才相信我是大哥嗎？」大哥關了影機，開了燈，繼續指着慧英姊說：「好！起來！現在；我命令你將身上的衣服脫光。」

「是！大——哥——」慧英姊像受催眠似的一件又一件的脫下來，最後只剩下乳罩及三角褲。大哥又叱喝道：

「乳罩！三角褲照脫！」

「是！」結果，慧英姊跟其他六個女人一樣了。

「告訴妳——由現在開始，妳改名叫蘭茜，從明天開始接客，如果不服從命令；我第一先刮花妳的臉，切去妳的乳頭。第二，散發五千張妳的相片。第三；將影片寄給妳丈夫及有關人仕，知道嗎？」

「知——道——」

「服從嗎？」

「服——從——」

「好！躺到床上去！」

「做什麼？」

「我要試試妳的床上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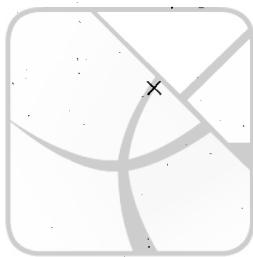
「大哥！我們——？」蓮黛問。

「妳們不必出去，看我跟蘭茜表演，說不定，蘭茜會給妳們學到很多精彩的演技！」

大哥也脫光了衣服。

一個房子，八條肉蟲。

×



×

慧英姊告訴母親；說她已在吧生港口某裁縫學院找一份教職，待遇很好，但爲了路途太遠所以只好住宿在那邊，一個星期只能回家一次。

其實，這幾天來，她是在幾間高尙的洋房來來去去，在一些肯花錢的公子哥兒身上大做最原始的生意。

那一天；他奉召來到一間比較古式的洋房，跟一個外國人做了一單生意後，正想下樓回去總部。但當她下到三級時，突然有一連串很熟耳的談話聲由樓下客廳傳上來，她停了脚步，豎起耳朵聽着，原來那是兩個人在鬭架——

甲：「喂！你說！我到底還欠你什麼？」

乙：「老丘！你不要以為我是新雀吧！其實，這行業我以前已撈的不撈了。」

甲：「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

乙：「哼！規矩還不是一樣？」

甲：「什麼規矩？」

乙：「照老規矩，那一萬塊錢，我應得四千，可是；你才給我三千整數，這……」

甲：「這不關我的事，是大哥分配的，他認為你只是『獻計』及『引綫』，不是『主角』，

所以……」

乙：「好；就說這個有理吧！但，我想盡辦法才釣到慧英姊進來，難道只值兩千塊錢嗎？據我所知；她現在一天就給你們賺一千八百，可是……」

甲：「好啦！好啦！我們找大哥去談吧！」

乙：「好！現在就去！」

慧英姊返身奔入房子，整個人摔倒在床上，緊抱着枕頭哭了起來。

她做夢也想不到，她之所以會墮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竟然是葉國權一手造成的！

×

×

×

慧英姊回家住了五天，因為月事來潮不能接客。

第六天上午。

她換好衣服正準備下樓。

突然葉國權到訪，他問：

「要去上工了？」

「不！明天才去！……怎麼？這幾天很少來？」

「我最近又賣點私酒，所以……」



「找這麼多錢幹嗎？難道要帶進棺材裏去？」

「想娶老婆囉！」

「哦！找到了？娶誰？」

「娶妳囉！」

「娶我？哼——這幾天明知我在家，也不常來，每次來連摸也不摸我一下，哼——還說要娶我

？」

「好！我現在就摸！」葉國權真的向她的乳房抓去。

「這裏不行！要嚇——就找個幽靜的地方，才夠情調——才夠刺激！」

「好啊！就吧生路的金鳳凰旅店，怎樣？」

「可以，不過，要就現在去；下午和晚上我沒有時間了。」

「好！早上精神飽滿，更爽！」

「OK！現在就去，各自開車，誰先到先等。」

「OK！一言為定。」葉國權飛着下樓。

在金鳳凰大旅店的冷氣房中。

床上戲又密鑼緊鼓的上演着。

男主角是葉國權。

女主角是慧英姊。

第一回合剛過不久。

慧英姊主動來了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大功告成後不久。

慧英姊又主動要求第三回合。

挨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第三回合鳴金收兵後不久。

慧英姊又嚷着要第四回合。

葉國權面有難色；但爲了逞英雄，只好『死鷄撐硬腳』應付着，結果，婆婆媽媽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勉強進行，可是才到中途，突然洩氣了，沒辦法，只好草草了事。

「慧英姊！妳……怎麼……這樣…………大吃了…………」葉國權已筋疲力倦，躺在床上有

節奏性的抽着氣。

「哼！沒有一點中用，還說志偉一天弄幾次，你也弄幾次，哼！比不上志偉一條毛！」慧英姊一面怨着，一面在他的大腿上狠狠的捩了一把，害得他狂叫起來，接着哀求道：

「慧英姊！妳……讓我休息一下，讓我好好的壓一陣子，等一下，妳就知道我的利害，我要……妳……」葉國權邊說邊瞇上眼皮。

「好！你睡吧！我等你！」

「嗯——」葉國權迷迷糊糊的應着，不多久，真的呼呼入睡了。

慧英姊跳下床，穿好衣服。

然後；她從手提袋中取出了一把剪刀，蹣手蹣腳的走向床沿，左手輕輕拉起葉國權的生殖器，右手用力「咔嚓」一聲的剪下去——

「哎——啞——」葉國權震顫了一下，及高喚了一聲後，便暈了過去。……

屈時；鮮紅的血液染遍了白色的床單。

慧英姊靜悄悄的溜出旅店，匆匆的駕車走了。

第二天。

各報章都有一則這樣的新聞；大意是說：一位男子皆女友上旅店開房尋樂，然不知何故，男的生殖器竟被女的剪斷。

新聞透露，好在傷者還會起床按鈴，俾能及時送進中央醫院，否則必有性命之虞。  
新聞最後說：女主角留下血筭一把，但人已不知去向，現在警方正在查訪中。

第三天。

報上又出現另一則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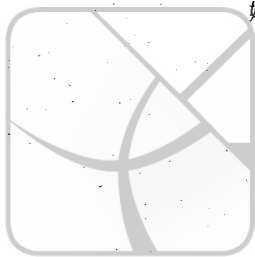
少婦李慧英神祕失蹤。

新聞會相當詳細的介紹她的身世，目前的環境，但卻沒有桃色的報導。

新聞的末段；曾呼吁社會人士協助尋找，可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再見過有慧英姊的任何新聞報導。

唉！人海茫茫！何處有慧英姊的踪影呢？

唉！2789——害了她。



姐  
姐，  
姐夫，  
小  
姨

谷中鳴

今天；不是星期日。

今天；不是公共假期。

但是；我却批准會計部的五位女職員集體請假，不管父親知道後會怎樣的責備我。

以往：我們也有過這種集體行動的記錄，但那時多是爲了喜事或偶而的喪事——如我們的姊妹團裏有人披上嫁衣高奏結婚進行曲，或某位姊妹的長輩魂歸天國，我們集體去參加素車白馬的出殯行列。

然而；這次的氣氛却截然不同，既不是喜，也不是喪，而是恨！恨！一百個恨！一千個恨！恨什麼？恨這是一樁醜聞，令人難以啓齒，難以忍受的醜聞。

醜聞？什麼醜聞——姐夫以暴力強姦小姨，結果東窗事發，結果鬧上法庭。不錯；今天我們全體怠工，就是爲了要陪郭秋婷到六十英里外的一間法庭去。

郭秋婷——二十四歲的青春少女，是北馬某小鎮的臨時教師，近數月來做了我們患難與共的工廠同事。如今；竟成了悲劇中的女主角，慾海中的犧牲者。

郭秋婷——名如其人，人如其名；有秋風秋雨的黯然思想，有娉娉婷婷的婀娜身材。

我仍會取笑過她；那副窈窕娟秀的體態是在萬物甦醒的春天裏孕育的，但那副灰黯的頭腦却是在萬物開始蕭條的秋天裏才發芽。

因此；她爲了她有「春熱力」而燃起了春的野火，差點燒焦了靈魂。

因此；她爲了她有「秋的凋零」而自殺過兩次，差點斷送了寶貴的生命。

今天，身爲女主角的她不得不露臉了；在這森嚴的法庭上。

現在；她穿着黑色的套裙，黑色的手袋，黑色的高跟鞋，黑色的框邊眼鏡；彷彿是個奔喪的

孝女，也猶如是個新寡文君，可能；她的悲痛比孝女更悽，比新寡更切。



此刻；她的臉龐已蒼白的沒有一點血色，她的眼睛呆滯的忘了閃瞬，與其說她是一個木美人，不如說她是一具尚未躺下的屍體來得切實。

犯人欄裏站着一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就是本案的男主角——郭秋婷的姐夫，趙夢華。

趙夢華是個受過高深中西教育的智識份子，目前是一間洋行的營業代表，走過半個地球，見過不少世面，是個處處受人尊重，前途似錦的有為青年。

然而；誰會想到；他今天會天神落魄的站在犯人欄裏，而面對着的；竟是以暴力強姦小姨的控狀。

更有誰會想到；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岳父岳母，甚至最親愛的太太——郭春婷，沒有一個在這法庭上出現，這顯然是一種無聲的抗議，無聲的詛咒，無聲的唾棄，無聲的卑視，甚至是無聲的宣判死刑。

難怪；他自始至終垂着頭，垮着肩，木然的等候死神的召喚。

難怪；他不敢回頭望一望暴滿的傍聽人群，更不敢撩一撩他小姨一眼，彷彿他已不再屬於這個地球上的人物。

在審訊的過程中；被告趙夢華沒有聘請任何律師代辯，所以原告郭秋婷無需挨被告律師的

疲勞轟炸，她只在主控官的引導下，以問答的方式供出自己的身世，認識被告的經過，及爲什麼會給被告強姦的前因後果。

當審訊到強姦的主要情節時，法官便下令清堂。

三十分鐘後才恢復公審。

主控官宣讀了被告的罪狀後便抬頭問道：

「趙夢華！你承認在今年九月廿六日，下午三時左右，在××花園，××路，××門牌的住宅裏，以暴力強姦你的小姨郭秋婷嗎？」

「承——認——」出乎全場人意料的答案。

「趙夢華！你有聽清楚控告的內容嗎？」主控官以極度疑惑的眼光瞅着他，這在他看來，可能是一種反常的現象。

「有！我已聽清楚！」口氣是斬釘截鐵的。

拍！拍！拍

法官敲了三下驚堂木，也以疑惑不解的神態瞪着趙夢華問道：

「趙夢華！爲什麼你不聘請律師代辯？」

「我以爲沒有辯護的必要。」聲音如冰谷迴響。

「你可知道這個案件的嚴重性嗎？對你的名譽，對你的前途……」法官誠懇的提醒他。

「知道，不過我認爲罪有應得，就請法官大人根據法律的觀點下判吧！我願接受合理的裁判。」趙夢華語氣琤琮，寒氣迫人。

於是；法官，主控官，陪審員等私語了片刻後，法官終於再敲起驚堂木宣判道：

「趙夢華，根據××條，××節，宣判你罪有應得，坐監兩年正。」

郭秋婷還在低泣，抽搐。

我們六七個姐妹，有的在安慰她，有的在吱吱喳喳的高談闊論，但話題始終是在「姐姐，姐夫，小姨」的圈子裏兜旋。

最同情郭秋婷，和最感憤怒的該推黃秀美了，她爭取了一個發言的機會，提高嗓子嚷道：

「呸！世界上沒有一個姐夫是好東西！」

「秀美！你這樣武斷！相信你也是給姐夫『吃』了吧？」我拍着她的胳膊，半開玩笑似的問

道。

「妳………？」黃秀美觸電似的震懾一下，受驚似的瞪着我問：「誰告訴妳？」

「妳自己告訴我！」我慢條斯理的說：「如果妳有一位好姊夫！就不致於詛咒全世界的姊夫都不是好東西了！」

「我………」她遲疑片刻，結果悲憤的迸出兩個字：「是的！」

「妳………」我驀然有一種傷感，好久才迸出兩個字：「真的？」

「真的！不過，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黃秀美回憶着，悲慟的往下說：「那時，我才十五六歲，還在唸中學，有一個假期，剛好我大姊要分娩，所以母親要我去給她幫忙一些日子。

「大姊住在四十英里外的一個中等市鎮，姊夫是當地的社會閒人，稱得上中年得志，有錢有勢，可是；誰會想到，他竟是一隻藏起尾巴的豺狼。

「就在姊姊進醫院等待分娩的那一晚，大約是午夜時分，我突然被一陣敲門聲驚醒。

「『誰？』」我驚奇的問。

「『是我——姊夫』他輕咳兩聲又說：「妳開開門，我要拿瓶風油，因為我的頭痛得很厲害

』。

「好！你等一等！」我慌忙起身，開燈，開門。

「對不起！」姊夫很有禮貌的對我一笑：「吵醒了你，不好意思！」

「別客氣！」我也回報他一個禮貌上的微笑。

「這是一個八寶房間，什麼東西都亂丟在這兒」姊夫邊找風油邊說：「秀美啊！這個左邊的抽屜妳千萬別動呀！」

「爲什麼？」我好奇的問。

「因爲……因爲裏面全是大人們看的書籍，圖片，和大人們的用具，你們小孩子千萬不可偷看的，知道嗎？」

「知——道——」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口，然後關上房門，上了鎖，但我的睡意已不知去向。」

「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裏亂哄哄的，一直響着姊夫剛才警告的幾句話，眼睛自然而然的瞟向那個神祕的抽屜，而心胸裏，却彷彿掉進了幾隻活生生的青蛙，而且，越來越多……

「不知幾時，我坐了起來。」

「不知幾時，我走近抽屜。

「終於，我顫着手將那個神祕的抽屜拉開了——擺在眼前的；是一疊疊的畫報，和一盒盒的波士咭相片。

「我隨手打開一本畫報——哇！我的天呀，我差點暈了過去，原來，那是七彩的春宮圖片，每一頁都有不同的鏡頭。

「那些黑白或彩色的相片，更是精彩緊張。

「還有，抽屜裏還有一些莫明其妙的膠套，毛圈，藥丸，或藥油等。……

「不知何時，我已將那些書，相片等搬到床上，我在欣賞着，我幾乎忘了自己的存在。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

「『誰？』我抖着聲音問，一面慌慌張張的收拾一切，當時，我真恨母親爲什麼不多生幾隻手給我。

「『是我——姊夫——』他繼續敲着門說：『開門！快！快！我要拿兩瓶風沙丸。』

「『哦！我就來！』我亂七八糟的把書籍和圖片胡亂的塞進先前那個抽屜，看看沒有什麼破綻了才走去開門。

「怎麼？這樣久才開？」姊夫不客氣的瞪着我問。

「我……：睡着了！」我撒了個慌，作賊心虛的垂下頭，搓着雙手。

「姊夫走過去打開右邊的抽屜，翻着裏面的東西，並自言自語的說道：

「奇怪！我記得風沙丸明明是放在這兒的，怎麼會不見了呢？」

「當時，我在心裏暗自祈禱，千萬別開另一個抽屜，可是；越擔心的事就越快發生，他終於將那個抽屜打開了！

「噢——怎麼會這樣零亂？」他抬頭虎視着我：『秀美！你已經看過了？』

「沒有……：有……：」我渾身發抖，尤其是兩片嘴唇抖得更兇，我心想；這次完了！慘了！不知要遭到怎樣的責罵了，可是，事情却出乎意料；姊夫不但沒有扳起面孔，反而換上了一副我從未看過的笑臉，走到我面前說：

「其實！男女之間的事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而且，妳也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看看也是無所謂的。」

「我……：沒……：看……：」我極力的否認着。

「你沒有看過？……：真……：的——？」他斜睨着我，再逼近一步。



「真——的——，真的沒有看！」我本能的往後退。

「好！讓我試驗一下就知道妳有沒有看過！」他再逼近我。

「怎——麼——試——？」我再向後退。

「如果看過了；你的心一定會跳得很慢很慢，如果沒有看過；就會跳得很快很快。」

「我心裏有一絲的安慰，因為我的心正在劇烈的跳動着，這不是證明我沒有看過嗎？」

「還有，如果妳看過了，你的口唇一定會很熱很暖，如果沒有看過；一定會很冷很凍。」

他指着我正在顫抖着的口唇說。

「我心裏再添上一絲的安慰，因為我知道我的全身都是冰凍的，當然口唇也不例外，既然冰凍代表沒有看過，那我還怕什麼？」

「秀美！妳願意讓我試一試，證明一下嗎？」姊夫已經把我迫到床邊，我已無路可退了。

「你……姊夫……我……怕……」他一手環抱着我，一手摸向我的胸部，起先只

按在心口，接着向兩邊移動，慢慢的揉搓起來，屈時，我開始暈眩，但我還能聽到他說：

「不錯！妳真的沒有看過，因為你的心跳得那麼快……來！讓我再試一試你的口唇……

……姊夫說完，便俯下身來，將他的口唇緊緊的印在我的口唇上。……

「我頓時感到一股灼熱傳進我的胸臆，我不但全身癱瘓了，而且近於催眠狀態，但在朦朧中，我還依稀知道他把我的睡衣，內衣，內褲，逐件逐件的脫下來。……最後，奪去了我十六年的元貞。……嗚……」

黃秀美叙述到這裏，忍不住哭了起來。

「後來怎樣了？」郭秋婷問，她陪着流淚。

「第二天，我指責他人面獸心，下流卑鄙，誰知他哭了，他說那晚他喝了大量的酒，所以做出了對不起我的事情，他要我原諒他，要我嚴守高度秘密，否則，他就不能在這鎮上呼風喚雨了，並且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只好開槍打死姊姊，打死兒女，然後自殺。……我怕他真的講到做到，所以一直保秘密到今天才向妳們洩漏出來。」

「真的是下流無恥！呸！」林玉梅吐了口痰。

「簡直是衣冠禽獸！呸！」李月花也啐了一口。

「好了！好了！不要再呸了！」王清玉搶着嚷道：「現在，讓我告訴妳們另一個有關姊姊和小姨的故事吧！」

「什麼？難道你也是給姊夫『吃』了？」我又半開玩笑的問。

「不，妳不要神經過敏。」王清玉嘆喏一笑又說：「我要說的是別人的姊夫。」

「別人的姊夫？——誰？」李月花問。

「是住在我家對面的羅先生，他有一間影相館，大約在三年前，他娶了一位住在吉膽的漁村小姐作太太，他的太太有三位妹妹，個個都長得蠻漂亮的，並常常結伴或個別的來探訪他們的姊姊，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事情發生了。」

「發生了什麼事？」劉金蓮緊張的問。

「第二年，四個姊妹一齊大了肚子。」王清玉在自己的腰圍比劃了一下，惹得大家忍不住大笑了一場。

「聽他的女佣人說；除了大姊外，其他三位妹妹都是在那間有冷氣設備的『黑房裏沖印出來的藝術品。』」

這句話更惹起一陣狂笑。

「那後來怎樣了？」又是劉金蓮搶着問。

「後來只好將錯就錯，四姊妹共事一夫。」王清玉擺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哼！人家是一箭雙鵰，他竟是一箭四鵰，實在是太過份了，哼！」李月花憤憤不平。

「所以說嘛！世界上的姊夫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黃秀美再次強調自己的觀點。  
「喂！開飯的鐘聲響了！我們先去吃飯吧！」我催促着他們下樓。



(三)

第二天，郭秋婷請了病假，躲在宿舍裏沒有下來。

午飯後，我也向總經理請了半天假，理由是要陪郭秋婷去看醫生。

來到她的房間，發現她默默的躺在床上，雙眼凝滯的瞪着天花板，眼皮紅腫，鼻端一片鮮紅，顯然她剛才還哭泣過。

「秋婷，妳爲什麼這樣想不開呢？事情既然發生了，我們也只好咬緊牙根去接受了，流淚並不能解決一切呀！」我頓了頓又說：「妳看！黃秀美還不是一樣給姊夫『吃』了，但她還不是一

樣堅強的活下去，她還不是一樣的找男朋友拍拖，妳應該向她看齊，千萬別再爲了『不是處女』而消極，知道嗎？」

「莫凡姊……嗚……」她欲言又止，終於由嗚咽而放聲哭了起來。

「秋婷！記着，做人應該要有勇氣，應該樂觀一點，再說，你的姊夫也罪有應得了，妳還是看開點吧！」

「莫凡姊！我……就是爲了他才痛苦。」

「爲了他？妳姊夫？爲什麼？」我疑惑。

「是我……害……了……他……」

「妳沒有事吧？」我摸摸她的額角：「你是不是在發高燒？在說夢話？」我更疑惑。

「不！我沒有病，我很清楚……莫凡姊……不瞞妳說，前些時，我兩次服毒也是爲了他，因爲……我……太……自私了，……我……害……了……他……嗚……」

她痛苦的啜泣着。

「秋婷！我不明白妳的意思，能說清楚點嗎？」

「莫凡姊！請妳先告訴我，法庭判了的案件，我們可以再翻案嗎？」

「翻案？妳想翻案？」

「是的！我不能爲了自己而害了別人。」

「到底是他害了你？還是妳害了他？」

「莫凡姊！捫心自問，是我害了他。」

「能坦白告訴我嗎？」

「可以！不過，當我說清楚了以後，我希望妳一定要幫我找律師翻案，要不然，我只好一死了之。」

「好！我一定幫你的忙。」

「莫凡姊！不瞞妳說；我是喜歡我的姊夫的，自從他給我補習的時候，我就深深的愛上了他。可是；他却是大姊的同事，他們出雙入對，我知道；我一定敗下風，而且，我也不能要手腕跟姊姊爭奪。」

「後來，他跟姊姊結婚了，成了我的姊夫，我足足哭了幾個晚上。」

「三年前；我畢業了，找到了一份臨時教師的職位，於是我開始住在他的家，因爲他的家就

在學校的附近。

「我一住就住了三年，姊夫對我很好，很客氣，他似乎也體會到我對他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常常在迴避着我，尤其是姊姊不在家的時候。

「不過；我有一股傻勁，我還抱著一個很天真的希望；因為我姊姊結婚四五年，肚皮連脹也沒脹過。

「自從姊夫唯一的母親去世後，家裏就更顯得人口簡單了，只有姊姊，姊夫，和我這位別有居心的小姨。

「有一回，我姊夫奉公司的命令出國去了，據說要三個星期才能回來。

「在姊夫將要回來的前三天，姊姊突然患上了亡腸症，到醫院開刀去了。

「那一天，我鎖好前後門，便到浴室洗衣服，我沒有關上浴室的門，因為我怕聽不到客廳裏的電話鈴響。

「洗完衣服，我順手放了一浴缸的暖熱水，接着，就脫光了衣服跳進浴缸裏去泡在水裏。

「泡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才想起剛才忘了拿毛巾和更換的內外衣服來，於是，我站起來，讓滴滴的水珠在我身上滑着淌着。



「我知道家裏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於是我跨出浴缸，走出浴室，赤裸裸的走過甬道，打算回房子拿衣服，誰知，我走到一半，突然發現甬道上已站着一個人，呀！原來是我的姊夫，他拿着行李袋，虎視眈眈的透視着我的胴體，當時，我有幾秒鐘的失神，接着，我恢復了理智，瘋狂般的反身就走，誰知太緊張了，反而腳下一滑，身子失去了平衡，重重的摔了一交。

「就在我用力掙扎着要站起來的時候，我發現姊夫已撲過來把我結結實實的抱起來，就在這一秒鐘裏，我有一股暈酥的快感，於是，便情不自禁的將整個赤裸裸的胴體投進他的懷抱。

「他把我抱進我的房子，把我輕放在床上，並拿了毛巾抹去我身上的水珠……以下的事，我不說妳也該明白了。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有人在房門口驚叫起來；這時，我們才發現剛才忘了關上房門，也才發現站在房門口的兩個人竟是我學校的男女同事——昨天，他們曾出庭作證。

「這一驚非同小可，我竟高聲的哭了起來，等我穿好衣服出來時，姊夫已駕車走了。

「於是，我在兩位男女同事的陪同下到警局報案，當時，我可說渾渾噩噩，什麼主意也沒有，一切由我的同事擺佈。

「自從那晚起，我便離開了姊夫的家，也沒有面目再去教書了，回到父母的身邊後，我的良

心一直在責備着自己，尤其是每當父母兄弟詛咒姊夫不是人的時候，我便會痛苦的無地自容，於是，我自殺過兩次，可是命不該絕，兩次都被救回來了。

「事情發生後，姊夫曾給過我幾封信，除了內疚與道歉外，並提醒我；爲了我個人的名譽，爲了我將來的婚姻幸福，要我在法庭上力證是被『暴力強姦』的，他說他是男人，而且已結了婚，所以在名譽上已不比一位未婚少女那般重要了，他又說；他自己會辯護，不會有什麼罪的。

「可是！誰想到……昨天，他不但沒有聘請律師出庭，而且，自己竟連一句話也沒有辯護過……莫凡姊！赤想想看……我怎麼……不會……感到……對不起他呢？」

「哦！原來如此，那實在太冤枉了他」我由衷的又說：「姊姊夫實在太偉大了！」

「莫凡姊！妳說！兩年……兩年……是多麼的漫長呀！」郭秋婷像呻吟，又像哀嚎的說：「莫凡姊！妳幫我想辦法吧！越快越好！我要翻案，我要向法官說明；我姊夫沒有罪，一切的罪過都應由我承當，因爲那天是我自己引誘他，自己自願『給』他的！」

「好！妳冷靜一點，我答應妳，明天一早，我陪妳到吉隆坡去找律師吧！」

(四)

第二天。

我駕着公司的車子，跟郭秋婷一起到吉隆坡找律師。

一路上，我們的話題還是離不開「姊姊，姊夫，小姨」的範圍。

「莫凡姊，妳有姊夫嗎？」郭秋婷乍然將話題轉移到我身上來。

「……………有！」我困惑了片刻才答。

「妳姊夫對妳怎樣？好不好？」她神色凝重的問。



「不好！我簡直恨死他。」我怨恨的說。

「怎樣？妳也是給姊夫『吃』了？」她驚訝的斜睨着我。

「比『吃』了還慘？」我喉嚨有點哽塞。

「比『吃』了還慘？我不明白妳的意思？」郭秋婷茫然的搖搖頭。

「如果妳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坦坦白白的告訴妳！」

「好！我願意洗耳恭聽。」

「告訴妳；我是生長在一個環境不錯的家庭裏，上有父母，姊姊，下有弟妹，稱得上樂也融融。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們家裏有陰多陽少的現象，即父母生了五個孩子，只有最小的一個是男的。

「我們姊弟的年齡分配得很有旋律性——即每人各相差兩歲。

「在我十三四歲那年，父親由哥打峇魯帶來一個也是十三四歲的男孩子——他叫陳奇光，是一間板廠老闆的兒子，特地到吉隆坡循人中學求學的。

「開學後，姊姊，我和陳奇光三人便一齊搭巴士上學，也一齊搭巴士回家。姊姊唸初中三，

我跟陳奇光唸初中一，不但同年級，而且同是A班。

「陳奇光的功課非常好，是全校的佼佼者，所以很得師長和同學的愛戴。

「不到一年光景，我們班上有幾位較刁皮的同學，便常常把我和陳奇光的名字聯在一起，有時甚至公然的寫在黑板上，窘得我曾經流過淚。

「淚雖然是流過不少次，但心裏總是甜甜的，在一個開始有憧憬，開始懷春的少女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綺麗絢爛的遐想。

「可是，我發現姊姊也對他非常要好，有時好得令人心酸，令人妬嫉。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姊姊高中畢業了，接着，父親把她送去了台灣繼續升大學，不知怎的，自姊姊走後，我便有一種安全感，我彷彿打贏了一場球賽似的。

「可是，好景不常在，不到兩年，我又陷入恍兮惚兮的煩腦中，因為我發現三妹跟四妹給我的威脅更強，更大。

「也許，她們遲出世幾年，又接近了文明一點，所以她們的表現；是那樣的粗綫條，是那樣的豪放。

「她們爭取着任何一個可以接近陳奇光的機會，包括叫他下樓吃飯在內。

「她們公然爭着爲陳奇光做任何事情，包括爲他洗燙衣服在內。

「有時，表現得太露骨太肉麻了，連母親也會看不順眼的半真半假的責備道：『不知羞！幾時才輪到妳們兩個小丫頭？』」

「母親的話又給我一股勇氣，一種安慰，可是；我們的白馬王子——陳奇光，雖然比初來時高出了兩個人頭，雖然將要高中畢業了，可是；對兒女私情的反應，却呆得像隻大頭鵝，一點也不善解少女情懷，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有時，真恨不得打他一巴掌，狠狠得咬他一口。

「高中畢業後，我由於馬來文不及格，只好到父親有股份的板廠當書記。但陳奇光則不同，他名列前茅，有學校的推薦書，很容易的，他到澳洲去攻讀土木工程了。

「臨走前，我爭取了個難得的機會，相當露骨的傾訴自己多年來對他的感情，當時，他也表現得很衝動，但他却說：『我們還不滿二十歲；彼此只能說是個大孩子吧了！妳能等我大學畢業回來後再談嗎？』」

「等！當然可以，於是，我開始等，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四年半，終於，等到他回來了，可是；他只在我們家住了兩晚，第三天便匆匆的趕回哥打峇魯去了。

「在逗留期間內，他却像一隻狡猾的兔子，根本找不到單獨的機會跟他傾談，連我三妹、四

妹也顯得坐立不安，焦急異常，只有大姊表現得幽默閒哉，我開始覺得事情有點蹊蹺。

「對了！我忘了告訴你；大姊已由台灣回來兩年了，她唸的是經濟系，所以在馬來亞銀行裏找到了一份很理想的工作。」

「還有，三妹四妹也先後高中畢業了，她們也由於馬來文不及格，而先後各進了社會大學。」

「當我們正在埋頭給陳奇光寫信的時候，父母突然爲我們宣佈了一件喜事——大姊要結婚了，新郎就是陳奇光。」

「陳奇光——我苦戀了整整十年的心上人，唉！」

「陳奇光——我二十多年來唯一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唉！」

「陳奇光——如今，竟成了我的姊夫！是喜？是悲？唉！」

「於是；我像是一隻斷了綫的風箏，竟毫無目標的飄蕩；最後，跌入了一個無底的灰暗的深淵。」

「三妹和四妹的感情堤岸更脆弱，他們澈澈底底的崩潰了，他們公然的哭了好幾天。」

「可是；哭有什麼用？姊姊還是如期的披上了婚紗，我們還是不得不忍着眼淚，裝着笑容，恭恭敬敬的獻上一杯茶，及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姊夫』！」

「姊姊婚後，便跟姊夫回到了哥打峇魯，她的職位也由總行換到分行。而姊夫則學以致用，跟他父親成立了一個『陳氏父子建築有限公司』，專門承接大小土木工程。」

「有一年的年尾，我突然接到父親的長途電話，要我盡快趕到哥打峇魯去檢查另一間板廠的賬目，因為父親懷疑掌管人有不乾不淨的勾當。」

「第二天傍晚；我便趕到哥打峇魯，父親，姊姊，和姊夫都來的士車站接我。」

「姊夫變得黑了一點，但却比以前結實，英俊瀟灑而精神奕奕，眼睛炯炯有光，不知怎的，這種光竟然使我魂飛魄散。」

「我住在姊姊的家裏，白天到父親指定的一間小規模的板廠查賬。」

「一個星期後，我將一切的賬目搞妥了，父親要我早點回家，一來是吉隆坡的板廠也需要我，二來，是水災泛濫，嚴重的威脅東西馬的主要交通，據氣象台報告；近日內可能連淡馬魯橋也會拆除及封鎖。」

「事情就那麼的湊巧，當我決定回首都的前一晚，姊姊突然告訴我：『莫凡！後天再走吧！因為後天姊姊夫有一件法律上的事要趕到吉隆坡去，由他顧路送妳方便些。』」

「我心裏很矛盾，想拒絕，但又覺得是機會難逢，而且也表現得不夠大方，於是，第三天一



早，我便抱着似驚非驚，似喜非喜的心情，坐上了姊夫那輛簇新的冷氣房車。

「一路上，我們談得很少，也很不自然，因為我們被一種尷尬的氣氛籠罩。

「午後，我們到達關丹，他領我到一家情調頗幽雅的冷氣餐廳用午餐，逗留的時間雖然不短，但我們却談不上十句話，不知怎的，我們竟會讓大好時光無聲的溜逝，難道這就是所謂『無聲勝有聲』嗎？

「傍晚，我們冒雨抵達淡馬魯的對岸，我們愣住了，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車輛長龍似的泊在路的兩旁？再行不遠，路中央已豎起了緊急告示牌，細讀之下；原來是淡馬魯大橋正在卸拆，換言之；東西大道的公路已斷絕。

「我們將車後退，找個較理想的地方泊好，然後隨着人群，冒着毛毛細雨走到彭亨河畔，只見濃濁的洪水，波濤澎湃的，就如排山倒海的滾滾而來，看得令人心寒膽跳，瞠目結舌。

「人群中有人提議打馬回頭去關丹，但馬上有人高喊去關丹的路綫也被洪水隔絕了。這是可能的，因為剛才我經過馬蘭附近的時候，有一段公路已水深尺餘了。

「狂風陣陣，陰霾密佈，雨絲時大時小，我們只好躲在車上，姊夫扭開車上的收音機，剛好在報告新聞——原來，哥打峇魯與丁加奴之間的日得橋也完全被封鎖了，根據全國災情看，這一

場浩劫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復原的。

「暮色漸漸低垂，氣溫漸漸寒冷，我一連打了幾個寒顫，也一連打了幾個噴嚏，姊夫看着我濕淋淋的頭髮和衣裳後，便逕自開門出去，原來他是到車後的行李箱搬來我的皮夾。

「『妳受涼了！』姊夫將皮夾遞給我說：『妳該換上乾的衣服，要不然會冷出病來的。』」

「我……：……：……：我正感到爲難，他又開口了：

「『快！快換上，我在車外等你，換好了再叫我，現在週遭已開始沉黯下來了，誰也看不見的，放心吧！』」

「姊夫冒雨聳立在車外，我心裏即刻湧起一陣歉疚，也湧起一陣溫馨，更湧上一陣苦澀。

「終於，我一面望着車窗外的人影，一面更換我的內外衣褲。

「『姊夫，我換好了！進來吧！』我爲他開了車門，有點嬌羞的說。

「他開了蓬頂燈，微弱的燈光射在他那水珠點點的面龐上，並帶着一個歉意的苦笑。

「『姊夫，你也該換一換！否則也會凍病的。』我突然想起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於是又道

：『要不要我出去？』

「『嘻嘻……：……：妳還是那麼天真可愛！出去了，還不是等於沒有換？再說，我又不是妳們女

孩子，只要妳不介意，我就這樣脫掉了！」他的口氣帶點狂妄。

「我不會介意的，我們又不是今天才認識，記得幾年前在家的時候，你還不是天天光着上身，只穿一條短褲？」

「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他雖然這麼說，但却脫去了外衣。

「是的，以前是我的同學，現在是我的姊夫了，升級了，身份不同了！」我尖酸的說。

「不！應該說；以前是黃毛丫頭，現在是大板廠的總經理了，地位高了！身份自然也不同了！」他將背心往頭上套下。

「算了！一談起以前就嘔氣！我們還是談現在吧！就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顯得很頹喪。

「沒辦法！只好睡車了！」他望望灰黑的窗外又說：「睡車的同伴少說也有幾百人，怕什麼？不過，只是太委屈了我們的二小姐，我似乎不該叫妳姊姊要妳多逗留一天，如果妳昨天搭的士回來，就不會在這兒棲息及受苦受難了！」

「哦！原來是你出的主意——要我多逗留一天等你？」我有點興奮。

「是的！因為我想找個機會好好的向妳道歉。」他的眼睛深邃而慧黠，柔情萬種的逼視着

我。

「是嗎？我會有這個榮幸？」我心跳加速，靦靦的垂下頭。

「莫凡！我知道你們都在恨我！」

「我們——？」我故意拉長聲綫。

「是的！妳們——包括三妹，四妹，可能她們兩個會比妳恨得更深更切！」

「爲什麼？」

「因爲她們更……這個……對不起！我只能用這個不雅的詞彙，就是更天真了一點！」

「那你的意思是說；我也很天真的了？」我有點受侮辱的感覺。

「妳——」他一時答不上來。

「姊夫！你別忘了！」我夢寐般的瞪着他說：「我們不但同年齡，同年級，而且同班，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比任何人多出一倍，有誰不羨慕我們兩小無猜？有誰不將我們的名字連在一起？如果你說我也是太『天真』的話，那麼，我的姊姊簡直是『老天真』，簡直是癩蛤蟆！難道她比我美豔？比我漂亮？……」

「莫凡！妳不能侮辱妳姊姊，要知道；她雖然比不上妳美豔漂亮，但她比妳們任何一位含蓄，比妳們任何一位有……有……有……」他開始感到口才笨拙。

「有手段！對不對？」我充滿火藥味。

「這太難聽了！這……只能說……」他期期艾艾的住了口。

「這只能說；她是個大學生，才有資格高攀你這個大工程師，是不是？」我似乎火上加油

「不！妳誤會了！愛情與學歷無關，這只能說是緣份吧！正如今晚，我們能有個機會同車共話，甚至同車共渡一宵，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份呀！」

「我不否認這也是一種緣份，但我並不稀罕，也並不欣賞。」

「爲什麼？」他疑惑的瞪住我。

「不爲什麼，只爲這段緣份已滲進了罪惡與危險的成份。」我表現得很坦率。

「妳不信任我？妳以爲我是個色狼？」

「我信得你過，也可以自信，但姊姊那一關誰敢保證？」我悵然。

「妳以爲她會懷疑我們……」他有點木訥。

「這有什麼奇怪？將心比心，如果站在姊姊的立場上，我也會懷疑的。」

「爲什麼？」

「這還用問嗎？你想想看，月黑風高，荒郊野嶺，孤男寡女，長夜漫漫……」

「莫凡！妳好像已不能自信？也好像在引誘我犯罪似的？」

「是嗎？姊夫！你也不要太天真了，如果我存心引誘你，那還不容易？比如剛才，我大可以在你面前脫光衣服更換。」

「他欲言又止，空氣突然凝結起來，彼此都感到窒息。」

「過了一段相當長的寂靜，姊夫才再開口了：

「肚子餓了，我出去看看那幾間馬來檔口有沒有吃的東西賣。」

「外面還下着雨，車上又沒有雨傘，怎能去？」

「不要緊！大不了再換一次衣服。」

「十五分鐘後，他買回一包餅干，兩瓶汽水，他滿身濕漉漉的嚷道：

「哇！好生意！差點連餅干汽水也買不到了。」

「嘻嘻……看你——像個落水狗似的，先換了衣服再吃吧！」我有點過意不去。

「噢——這句話好熟？哦！對了！妳姊姊也常說過這樣的話，口氣一模一樣。」

「姊夫！你好像在討我的便宜，也好像在挑逗我，引誘我？」我捉狹的說。

「挑逗？引誘？不錯！小心！我又要在你面前表演脫衣舞了！」他邊說邊脫光了上衣，惹得我捧腹大笑。

「有汽水沒有水草怎樣喝？」我感到困惑。

「倒下去，哪！就像我這樣倒下去！」他仰起頭，張開口，真的咕嚕咕嚕的倒下去。

「我照辦羨碗，可是只一秒鐘便噙了出來，一聲『阿去！』，結果是汽水餅干完全噴在姊夫臉上，他一面抹着一面笑道：

「莫凡！你好像要用口對口的方式灌我吃東西似的。」

「姊夫！你又在引誘小姨了！當心！」我邊噙邊說。

「我們繼續吃着餅干，喝着汽水。」

「我們又談了一些無關重要的問題。」

「到了午夜時分，彼此都有了倦意；姊夫才扭動機關——讓前座的靠背平放下來，讓它連接後座而成了一張別有一番風味的小床。」

「一想起床！天呀！我心裏不禁一陣忐忑，臉上不禁一陣灼熱，我開始侷促不安起來。

「莫凡！來！就這樣委屈妳一晚吧！」他先躺下去，並用手拍拍右邊的空位。

「我遲疑了幾秒鐘；才訕訕的蜷縮在他右側，一動也不敢動。

「睡吧！妳放心！車裏車外都是安全的，」他話中有話，語帶雙關。

「不知什麼時候，我真的睡去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車上的鐘才四點三十分，我是給小便急醒的，我本想偷偷開了車門溜到外面去解決，可是；一看窗外那黑黝黝的森林，不禁連毛孔也豎起來了。

「沒辦法！我只好竭力忍着，五分鐘，十分鐘，十二分鐘，呀！我也再忍不住了，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醒熟睡中的姊夫。

「什麼事？」他驚坐起來，揉着忪惺的眼睛。

「我……要……」叫我怎樣啓齒呢？

「妳……不舒服？」他伸手摸摸我的臉頰又說：「有點發熱？」

「是有一點不舒服！所以……我想……到車外一下，可是！我又怕黑。」我嚙嚙的說



「哦！好在雨歇了，來！我陪你！」

「他把我扶到路邊的一個斜坡說：

「在這兒可以了，不會有人看見的。」

「姊夫——」我看他走開馬上叫道：「你不要走，我怕！」

「妳——？」他疑惑一下才說：「好！就在這兒陪你，別怕！」

「我解開褲子，蹲下去，唏唏沙沙的解決了。回到車上，我才感到羞得無地自容，因為這是我懂事以來，第一次在男人的腳邊小解，雖然是在朦朧的夜裏，但相距不出三步，那些動作，那些聲音，那……呀，我不敢往下想了。」

「天亮了，雨下得更大。」

「根據電台的災情報告；幾乎全國都陷入癱瘓中，連首都吉隆坡的郵政局，市政局等都遭殃了。」

「中午，細雨迷濛，但我們却雙雙離車到處去溜躑，我們瞭望着滾滾的洪水，洶湧的波濤。我們也與其他受困的各族人仕打交道，在此時此地，彼此都是天涯淪落人，故倍感親切。據一些當地的居民說：淡馬魯橋已不知去向，連橋墩都見不到影子，而對岸的整個淡馬魯市區已變成了

汪洋中的一個孤島。

「由早到晚，我們只靠一些馬來人的糕粿，加里飯，及白開水充飢。到了下午，我開始頭昏眼花，並發着高熱，姊夫想盡辦法給我弄來幾顆亞士匹靈，吃了一陣，傍晚醒來總算好了一點。」

「可是到了半夜，我肚子痛了，是陣陣的絞痛，痛得令人昏厥，忍無可忍，我又推醒姊夫。」

「糟糕！外面風雨交加，妳又有病。」姊夫進退兩難。

「姊夫！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痛苦的呻吟着：「萬不得已，也要冒風雨去一趟了。」

「好！我陪妳！」

「他扶着我，踐踏在一窪窪的漬水，來到昨天的老地方；同樣的，他站在我身畔。我心裏有雙重的難過，一種是肉體上的絞痛，一種是自尊心的打擊，我彷彿是一個下賤的脫衣舞女，正在表演一場猥褻的節目。」

「回到車上，兩個人都成了出水芙蓉，他要我馬上更換衣服，而自己又要開車門出去，這回我不忍心了，我說：

「姊夫，你別再出去了，外面的風雨更大了。」

「可是！妳不能不換衣服？」他躊躇着。

「關了燈，我可以換的，你不用出去。」

「也好！那妳趕快換吧！」他關了燈。

「在灰暗中，就在他的身旁，我把身上的內外衣，一件一件的除下來，然後再一件一件的穿回去，不知怎的，在這段過程中，我猛然有一股性的衝動，差點按捺不住，尤其是當我脫了內衣和底褲的時候，我有一種渴望，渴望姊夫會突然擁抱過來……可是！我失望了，最後我只好說

「好了，可以開燈了！」

「不要開！」他的語氣焦灼，有一種特殊的聲浪，而且又有強烈急促的喘氣聲，我知道；他也並不好過。

「睡吧！」他換好了衣服說：

「嗯——」我慢應一句，又躺在他側邊。

「睡！談何容易，我又翻來覆去的醒到天亮，我知道姊夫也一夜無眠。」

「一早，姊夫又買了一些馬來糕粿和加里飯，我一看就反胃；一來我的口腔好澀好苦，三天沒有刷牙漱口了，怎麼不苦？二來，加里飯吃了肚子絞痛，怎能不反胃？可是，不吃吃什麼？難道還想吃山珍海味？」

「聽收音機報告，說馬蘭一帶的水勢已在減退中，於是；中午時分，我們跟着其他的大小車輛，如魚過江似的開返關丹，可是；到了馬蘭附近的災區，問題又發生了——警察在嚴守着，只准大型囉哩過去，小車一律不准通行，沒辦法，只好再睡車了。」

「睡車就睡車，怕什麼？可是，我又病倒了，才天黑不久，我就皮膚如火燙，內里如冰窖，牙齒冷得互相格抖，發出咯咯的響聲。」

「吞了兩片亞士匹靈，無濟於事，後來，姊夫將他的大衣給我穿上，也於事無補，再後來姊夫取出兩個人僅存的幾件乾淨的衣服，一件一件的當毛毯蓋在我身上，可是，我照樣打顫，呻吟……最後姊夫在我耳邊輕輕的說……」

「莫凡！妳不要誤會，不要難爲情，我想用我的身體溫暖着妳，這樣，妳或者會好一點。」  
「姊——夫——」我差點哭了出來。

「真的！他開始環抱着我，並將身體緊緊的貼着我，我們面面相覷，我聽到了他心跳的聲音

，雖然，我與他的肉體隔着層層的衣服，可是；我却感覺到有一股熱力由他身上傳送過來，漸漸地，我有如痴如醉的感覺，漸漸地，我進入了夢鄉。

「醒來的時候，我還在他的懷抱中。」

「妳醒了？還好吧！」他推開我，坐了起來。

「還好！謝謝妳——姊夫！」我一起起宵來的情景，不禁嬌然的垂下頭。

「昨晚！真把我嚇了一跳，好在半夜後就退了熱，而且也不再打顫了。」

「我……：睡得很舒服。」我自己摸摸額角：「現在完全沒事了！」

「沒事我就放心了；妳再休息一會兒；天亮了！我出去看看。」姊夫說完就走。

「謝天謝地；等到當天下午五點多，我們才獲准涉水開車過災區，抵達關丹時，已是萬家燈

火了。

「找了幾間旅店，才知道早幾天就全關丹暴滿了。找不到房子，難道又要睡車？我有點心寒

「姊夫在街上漫無目的的兜着圈子，突然給他發現一個『樂聲』的招牌，他興奮的叫了起來，因為樂聲的老闆是他的好朋友，於是我們馬上去找他。」

「起先，他也無能為力，後來，他抓抓頭皮，猛然給他想起一間外國人的別墅，他通了電話，果然大功告成。

「別墅靠近海濱，週圍林木翳鬱，環境寧謐。主人到外國未返，目前只有一位女傭及一位花王看家。

「憑着樂聲老闆的介紹，我們異常榮幸的住進了這間比高等旅店還要講究的豪華客房，它的设计，不論是床，椅，梳粧檯，燈光，音響，電視……：……樣樣都顯得高貴，寧恬，自然，及柔和的情調。

「哇！這簡直是蜜月房。」樂聲的老闆在讚美着：「這種環境最適合新婚夫婦來渡蜜月的。

「『我要渡蜜月呀！』」我在心底興奮的高喊着。

「一切安置妥當後，姊夫便送我到市區找醫生打針，配藥。順便買了一些日月品，同時也將多日來的髒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滌。

「回到別墅，剛下車，女傭便少爺少奶的叫着，叫得我心裏癢癢，臉上發熱。

「進了蜜月房，姊夫笑咪咪的問：

「莫凡！這兒舒服不舒服？」

「當然舒服！簡直是蓬萊仙境，人間天堂。」

「可惜！有一點美中不足。」

「噢——？你是不是認爲我不夠資格跟你共住這種房子？」

「不！我是指這房子的佈置不大適合我們。」

「噢——我倒沒有發現。」

「只一張圓床，又沒有長沙發。」

「哦——？可是！這是一張雙人床呀！」

「這裏已不是車上，難道還睡在一起？」

「這——有什麼關係？我們不是已同床睡了三晚？哼！昨晚你就夠……」我一時想不到

適當的詞句。

「夠什麼？夠狼？還是夠艷福？」他眼光深邃的瞪着我。

「什麼也不是，是夠好！夠大方，夠同情！」我邊說邊拿了睡衣走進浴室，出來的時候，

他也換上了睡衣，我先躺在床上，然後模仿他的口氣和手式說：

「姊夫！來！就這樣委屈你一晚上吧！」

「他果然不再執拗的躺下來然後說：

「時候不早了！妳還有病，早點睡吧！」

「睡就睡，我一睡到天亮。」

「第五天，姊夫曾想搭內陸飛機回去吉隆坡，可是，談何容易，連黑市票也買不到半張。」

×

×

×



「第六天，我跟姊夫看了一套相當香艷肉感的成人電影出來，心裏的漣漪一直在蕩漾着，我想：我跟姊夫已同眠了五個晚上，既使再如何的清白，可能連上帝也不會相信了，與其讓人家冤枉，倒不如大大方方的與姊夫舊情復熾？共享人倫之樂。

「我又想；姊夫是我苦戀了十多年的夢中情人，如今既不能一輩子獲得他，那麼，就得到他短短的幾天也好，再說；這可能是老天爺同情我，可憐我，所以特地給我安排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吧！

「我又想：我雖然是個未婚處女，照理應該守身如玉才是；可是我又覺得；與其保留痛苦的

聖潔，倒不如來個快樂的糟踢，其實，跟心愛的人發生關係能算是糟踢嗎？何況，這些年來，我並沒有想過再戀愛或結婚的事。

「我又想；姊夫的理智真的是銅牆鐵壁百攻不進嗎？」

「我又想，男人！哼！只要自動給他方便，相信天下不會有幾個柳下惠的……」

「我想着！想着！突然叫姊夫煞車。」

「什麼事？」他託異的問。

「我想買樣東西？」

「什麼東西？我下車替你買。」

「女人的東西，你不會買的！」我睨他一眼，有點放蕩形骸的說。

「誰說我不會買？」他不服氣的去。不久，買來了一盒長方型的東西，一看，我便知道

那是月經棉，我噗哧一笑說：

「姊夫！你太敏感了！告訴你；我還要七八天後才需要用到它，目前，正是醫學上的所謂

安全期呢！」我話中有話。

「那——？」他靦靦的對着我傻笑。

「『還是我自己去買吧！』我下了車。

「我向藥店的伙計要了一盒口服避孕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購買這種東西，難怪連手心也沁出了冷汗。

「包好後；我小心的放進手袋裏，回到車上，姊夫託異的問：

「『東西呢？』

「『藏起來了，不給你看。』

「他笑笑，便開車回別墅。

「我趁他進浴室洗澡的時候，便偷偷的吞服了兩片避孕丸，當我想到今晚要獻出二十八年的處女貞操給心愛的人時，我興奮的眩暈及渾身發抖。

「姊夫出來了，我假裝嚷着肚子不舒服而匆匆的溜進浴室，浴室跟廁所在一起，片刻，我把水喉開得嘩啦啦響，我要給姊夫知道我正在沖涼。

「幾分鐘後，我把水關了，濕着身體喊道：

「『姊夫！糟了！我忘了拿毛巾和衣服進來，你能幫我拿嗎？』

「『在那裏？』他問。

「在梳粧檯左邊的抽屜裏，幫我拿一件內衣，一件底褲，一套睡衣，哦！對了！一條毛巾

。」我怎樣交給你？」他在外面問。

「我開門，你拿給我，但不准你偷看呀！」我邊說邊將門打開一條不大不小的縫隙，剛好可以讓姊夫看見我的半邊臉頰，半邊酥胸，半邊大腿，和一條伸出去的手臂。

「我接過衣服，給他一個似感激又似挑逗的嬌笑，我心想；他一定會把門推開，衝進來擁抱着我，可是；他沒有，雖然他曾貪婪的虎視着我的半邊胴體，但隨即移開視線，稍稍的退開了。

「我重關上門，心裏即刻湧起一股失望與傷感，也有點受侮辱的感覺，我差點哭了出來；我傻兮兮的面對着照身鏡；鏡子裏映出一個「全真」的我！我問：

「莫凡！難道妳是一隻變不成天鵝的醜小鴨嗎？難道姊姊是一隻加冕了的鳳凰嗎？不！我那一點比不上她？鏡子裏的我，真真實實的我，那一處不是上帝的傑作？那一處不是應凸的凸？應凹的凹？那一吋那一分不是充滿着青春氣息？

「很久很久我才離開浴室，那晚，我們默默無言。到了半夜，我假裝睡得很香很濃，然後一個翻身，很自然的將一隻腳疊上他的腰部，又將一隻手搭在他的胸前，可是；不到三秒鐘，他便

輕輕的托下我的手臂，又輕輕的推下我的大腿，然後自己輕輕的往床邊一縮，當時，我真的淌下了眼淚。

×

×

×



「第七天，氣候突然好轉。」

「傍晚，天邊的流霞，像七彩的錦緞。」

「我和姊夫走進花園，輕風送來縷縷花香。」

「我們散步走下蜿蜒的人工石級，突然『拍啦』一聲巨響，一團黑影電光火石般的從我們的身畔掠過，屈時，我似乎嚇破了膽而投進姊夫的懷抱。」

「『是一隻夜鷺吧？』姊夫緊緊的縷着我說：『別怕，現在沒事了。』」

「我……我的心……差點……由口裏……跳了出來……我撲在他的懷裏，心

有餘悸的說。

「如果真的跳出來了，我就幫你拾回來吧！」他拍拍我的背部。

「可是！我怕你拾到了會將它掙碎。」我開始昂起頭說：「姊夫！我的心已傷痕疊疊了，那堪一再的撞擊呢？」

「放心！我會將它輕輕柔柔的掇拾，然後輕輕柔柔的治療，等一切的傷痕都復原了才交回給你。」

「姊夫！你太好了！我真恨不得現在就跳出我的心，好讓你……」

「可惜！那隻夜鶯已經不知去向了。」

「姊夫！你就做那隻夜鶯吧！」我在他的懷裏撒嬌。

「什麼？妳要我做夜鶯？」

「是的！我要你做夜鶯嚇我！」

「嚇妳？怎樣嚇法？」

「隨你怎樣嚇都可以，只要把我的心跳得出來就行了。」

「如果嚇不出呢？」

「那——就索性用手把它挖出來吧！」

「莫凡——」

「姊夫——」

「那晚；我們擁抱着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可是，姊夫始終沒有用手動過我的心。

×

×



「第八天；又是狂風暴雨。

「我們只好躺在蜜月房裏看報紙。

「在甯謐中，姊夫霍然指着一則結婚廣告嚷道：

「『莫凡！妳看航空母艦結婚了！』」

「『啊！真的？』我跳下床，走到沙發後面，俯身伏在姊夫的肩膀上又說：『你們還常常取笑人家嫁不出去呢！』」

「『真是人不可貌相。』」

「姊夫！你還記得有一年的遊藝晚會，航空母艦扮演包租婆陶三姑的角色嗎？」

「哈……」我們笑作一團，好久好久，姊夫猛然反過頭問道：

「莫凡！我們班上的十二金釵，到現在恐怕只剩下兩釵了吧？」

「是的，我——是其中的一釵。」我有點傷感。

「莫凡！說了又說；妳爲什麼還不結婚？」

「你以爲我還會有人要嗎？」我親暱的抱着他的頸項。

「聽妳大姊說；追妳的人多過天上的星星。」

「是嗎？爲什麼我一顆也沒有發現？」

「這可能是妳的眼角太高？」

「噢——這就不對了！眼角高，當然是看得也高，爲什麼會連高高在上的星星也看不見？」

「我不是說天上的星星，而是說妳心裏面的星星。」

「噢——我心裏面的星星？告訴你，是有過那麼閃亮的一顆，但在幾年前已給另一個女孩子搶去了。」

「這……」姊夫震顫一下，用歉意的眼光瞪着我：「難道不能再接受第二顆嗎？聽妳姊姊說；有一位姓黃的南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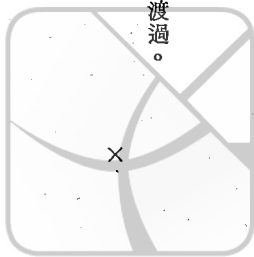
「對不起！姊夫！在這恬雅的蜜月房裏，請原諒我不想談其他的星星，我只希望有一天，不，有一小時，也不！只要有一秒鐘能獲得我心中的第一顆星星的一點光與熱就滿足了。」

「莫凡——」

「姊夫——」

「那天，我們又在無言中渡過。」

×



×

「第九天；天氣時好時壞。

「我們又被困在房中，姊夫悵悵無歡，像是心事重重。我忍不住開口問道：

「姊夫！是不是想姊姊了？我看你這樣躺着已經三分鐘沒動過了！」

「噢！是嗎？」他心不在焉的漫應着。

「是不是怕姊姊誤會你跟小姨……」我故意把話帶住。

「莫凡！說句良心話，這的確是很難解釋的一件事！」

「不錯！過去僅是月黑風高，荒郊野嶺，孤男寡女，長夜漫漫，如今則是：高貴別墅，蜜

月廂房，情調優靜，兩小無猜，舊情復熾，難免……」

「莫凡！請不要再往下說好嗎？」

「難道我說錯了？」

「我還是不希望世俗的眼光是一百分之百對的。」

「你要創新？你要打破某種記錄？」

「但願能如此。」

「可是！我已經不能自信了；姊夫！說真的！我已經不能自信了！」

「莫凡————」

「姊夫————」

「那晚；姊夫在看小說；很夜很夜才上床，我們又無聲無息的睡到天亮。」

×

×

×

「第十天，一早就陰霾滿佈，電台還是報告悲觀消息。

「姊夫要我趁大雨未降之前到花園走走，呼吸些新鮮空氣。

「我們走了一段相當長的路程，突然雨點大了，我們只好回頭走，雨越下越大，我們就越跑越快，猝然；我腳下一滑，整個人摔倒了，右手腕碰撞在花缸上，即刻流出了鮮紅的血。

「姊夫忙着把我扶起來，察看着傷口。

「回到房子，姊夫按鈴叫佣人拿藥水棉花膠布，忙了一陣才包紮妥當。

「『莫凡！對不起！』姊夫再次道歉。

「這不關你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高跟鞋拐在一邊，所以才摔倒了，但，沒想到會碰在花瓶的邊沿。」

「現在還疼嗎？」

「一點，不礙事。」

「那麼！換衣服吧！」姊夫自己脫去了上衣和背心。我打開抽屜拿了一套乾燥的衣裙走進浴室。

「我拉開背後的拉鍊，褪去外套，正想像往日那樣輕快的去解開後面的內衣扣時，糟糕，右手只反到一半，怎樣出力都不能達到目的了，而且疼得連眼淚也幾乎滾出來。沒辦法，只好用一隻手去解，好久才解開。」

「當我穿上新的內衣要扣搭時，才發現一隻手已無能為力，弄了好一陣子還是徒然，我只好將裙子套下，敞開着背部走出浴室。」

「姊夫！我的右手已不能向後反了，所以，內衣扣已無法扣到，我……」

「來！我帮你扣！」當他的手碰到我的背部時，我有一點眩暈，我多麼渴望姊夫索性把我的衣服全部脫掉，可是！他沒有。他扣好了，順手拉上我的拉鍊。

「傍晚要洗澡時，姊夫又幫我解開內衣扣，我一面洗澡一面想；這倒是一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機會。」

「浴罷出來，姊夫看見我已穿好睡衣，便問道：

「還沒有扣吧？來！我帮你！」

「不必了！」我的臉開始發熱。

「怎麼？手好了？」

「沒有，還腫得很呢！」

「那——？」他疑惑的瞪着我的胸部，貪婪的，焦急的，想透視的瞪了一會才問：「是沒有穿內衣？」

「不知道，你自己摸摸看！」我讓呼吸急速的胸部挺起，我自己有一股難以按捺的衝動。

「莫凡！妳……」他眼裏有異樣的光。

「姊夫！不要兇狠狠的瞪着我吧！難道不穿內衣也有罪過？再說；我的睡衣又不是透明式的。」

「莫凡！我們兩個人再這樣住下去，實在太危險了。」



「危險？是怕姊姊不原諒你？怕姊姊跟你離婚？」我輕輕的躺在床上說。

「莫凡！這不單是姊姊姊一個人的問題，這是多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妳！」

「我——是的，我已經想過；這次回去吉隆坡後，既使跳進吧生港口的大海裏去洗一輩子也沒有法子洗清了！」

「這是世俗的看法，不過有個人會了解妳的清白。」

「誰——？上帝——？」

「不——是你未來的丈夫！」

「我……：我不想結婚了！何來丈夫？」

「爲什麼不想結婚？」

「一句話——歲月催人老，青春不再留。」

「這不能成爲理由。」

「當然還有別的原因。」

「能公關嗎？」

「能，也是一句話——我本將心向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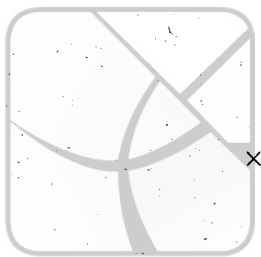
「莫凡！妳太……」

「太什麼？是不是太痴情了？」

「可以這麼說；莫凡！我的罪過好大好大啊！」姊夫在吶喊着，熱淚盈眶。

「那晚，我們在悲泣中挨過。」

×



×

「第十一天，爲了要出街，所以又要麻煩姊夫扣內衣了。我觸景生情的問道：

「姊夫，你常常跟姊姊扣內衣嗎？」

「這……有過一兩次。」他訕訕的答。

「姊夫！你說；當姊姊知道你幫我扣了幾天幾夜，你說姊姊會怎樣呢？」

「我先問妳，如果妳是大姊又將會怎樣？」

「我呀——我會大大方方的讓他們繼續『扣』下去，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甚至百年，千年。」

「爲什麼？」

「具體的理由我說不上來，不過，我會這麼大量，真的！」

「妳不像一個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少女，妳有點叛逆性。」

「有點叛逆性不好嗎？我以爲，有點叛逆性做人才有刺激。」

「可是：刺激太多了又會使人瘋狂。」

「瘋狂——？我曾見過一些瘋人，有時我反覺得他們另有一個美麗可愛的世界，在他們眼裏；瘋的並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你們這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

「莫凡！你好像在諷刺我，但你自己也諷刺上一份了。」

「姊夫！你太敏感了，我並沒有諷刺任何人，包括我在內。我只是……」

「好了！我們先出街，回來再談吧！」

X

X

X

×

×

×

「我等了半小時才出港，回來再點鐘！」  
「姊夫！請太驚恐了，我並沒存心驚嚇你，只是怕你太驚恐了……」

「第廿五天」電台報告：淡馬魯的渡輪將於這兩天內開放，但只限小型的車輛，換句話說；我們在這兩天內將可以回到吉隆坡了。胡楚英與潘潘與齊一躍而躍在繁華步實。這番困難；我們在這兩天內將可以回到吉隆坡了。

「得到這個消息後，那股醞釀在我心坎中已足足十二天的熱情，將要窒息的爆炸了。」

「我想，在明明兩晚，如果我還不能獲得姊夫的合體緣，那麼今生今世恐怕不會再有這個機會了，因為，一來我的經期將於這兩三天內來潮；二來，淡馬魯的渡輪一開了，我們就要各奔西東了。」

「於是我再想了一個方法——那晚，我故意嚷肚子餓要吃炒粉宵夜，但又懶得出去，姊夫只

好一個人去了。

「我關掉所有的燈光，只剩下一盞很幽柔的紅色牆燈，同時，我放了一卷旋律優美富詩情畫意的錄音帶，讓它如訴如泣的播着。」

「我自己脫光了衣服，在浴室裏盤算着時間，哦！姊夫回來了！我聽到他的汽車聲，上樓的聲音，然後開房門的聲音。就在這時，我將水喉開得嘩啦啦的響，表示我正在洗澡。其實，我是對着照身鏡，自己正在欣賞自己的胴體，自己對自己評論：

「『莫凡呀！妳雖然談不上是曠世姿容，風華絕代，但清雅脫俗，軟玉溫馨，千嬌百媚，妖冶性感等總該有一項是吧！』」

「幾分鐘後，我裹着一條毛巾出來，蓮步嫋嫋的走向梳粧檯，開亮了梳粧台頂上和左右的幾盞光綫極富誘惑的飾燈，然後坐下面對着鏡子。」

「我口裏哼着輕快的小白船，手指一面沾着冷霜往臉上搽着，揉着，這時，我知道姊夫正在另一個角落的沙發椅上瞪着我，但我必需假裝以爲房子裏沒有第二個人。」

「過了一會，我便俯身打開抽屜，選了一件在前面搭扣的半月型乳罩，再選了一條粉紅色的三角褲，然後站起來，輕輕的把身上的毛巾甩掉，這時，我身無吋縷，就像一個石膏像擺在鏡子

前一樣。

「梳裝枱的飾燈雖然不怎樣光亮，但我相信姐夫一定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完我的胴體，不論前後左右，因為有三面鏡子在反射着。」

「我故意在弄着內衣扣，遲遲不將它穿上，就在這時，姐夫大嚷了一聲：

「莫凡！」

「哎呀！我故意這時才發現他；而雙手緊張的顧得上又顧不了下，顧了下又顧不了上，一時不知所措，就在這一霎間，姊夫答的一聲關掉了總制，頓時變成了黑暗的世界。」

「我心裏一陣興奮，這回該成功了，可是，一秒，兩秒，五秒，八秒，十秒，十五秒，二十秒過去了，還沒有任何動靜，姊夫並沒有在黑暗中摸索着過來擁抱我……我光着身體傻兮兮的等着，許久許久姊夫才開口道：

「莫凡！穿好了衣服嗎？我要開燈了。」

「等等一等！就好了！」這時，我才如夢初醒，才真正地穿上內衣底褲及睡衣。

「可以開燈了！」我幾乎是啞泣着說：「姊夫！對不起！剛才我以爲你還沒有回來，所以

「我不會怪你！放心！」他有點喘氣的說：「快來吃點東西吧！我們今晚又要睡車了。」

「什麼？又要睡車？」我吃了一驚。

「剛才我聽到街上的人說；淡馬魯的渡輪今晚已經開放了，小型車已可以渡過；不過，我們必需漏夜趕去排隊，遲到了恐怕又要排上一兩天。」

「現在就走？」我突然留念起這兒的環境來。

「是的！吃了東西，收拾好行李就走。」

「我……吃……不……下……」我開始硬咽。

「剛才妳不是說很餓嗎？」他捉狹的問。

「我不答他，自顧在收拾行李。」

「當我們各攜着行李要離開這間蜜月房的時候；我突然一陣眩暈，整個人搖搖欲墜，姊夫見狀忙丟下行李扶着我，焦急的問道：

「莫凡！妳剛才還好好的！」

「姊——夫——」我情不自禁的伏在他的胸脯上，眼淚却像崩潰了堤岸的江河，盡情嚎哭起來。



「莫凡！我知道你爲什麼哭，我也知道妳用心良苦，不過，我爲了妳將來婚姻上的幸福，我只能裝傻裝愣，其實，這十多天我比你更加難過，更加痛苦。」

「姊——夫——」我還在啜泣着。

「莫凡！提起勇氣，提起精神，」他摸摸我的臉頰又說：「現在沒事了！吧！」

「姊——夫——」我昂起頭哀求道：「難道你真的這樣吝嗇，這樣無情，一點紀念也不留給我？你以爲年年會出水災嗎？你以爲每一次水災我們都能在一起嗎？你以爲……」

「好！莫凡！我送一個紀念品給妳，但不能嫌少，知道嗎？」

「嗯……：：：：：」我孩子氣的點點頭。

「來！莫凡！閉上妳的眼睛——」姊夫說完便俯下身來，將他那兩片溫熱而又蠕動的唇片壓在我的唇上。

「離開別墅的時候，姊夫給了兩百元小賬讓兩個工人均分。」

「『少爺少奶！看你們系新婚夫婦，我老人家恭祝你們早生貴子，開枝散葉……』」

「『多謝！多謝！』我無可奈何的接受他們的祝賀，但有誰想到；我還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處女身呢！」

「莫凡姊！你和姊姊夫回到吉隆坡後又怎樣？」郭秋婷這時才插口問。

「回到吉隆坡後，每一個人都帶着異樣的眼光來看我們，尤其是三妹及四妹，表現得既羨慕，又妬嫉，有時又以鄙夷不屑的眼光瞪着我。」

「難道妳不會解釋嗎？」

「秋婷！妳太天真了！這種事能解釋嗎？解釋了又有誰會相信呢？」

「妳大姊那邊又怎樣？」

「大姊來過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莫凡！爸媽給妳取這個名字真不錯，也真偏心，想不到妳年紀輕輕，就有那麼多不平凡的境遇，姊姊羨慕妳，但也妬嫉妳！知道嗎？……』」

「莫凡姊！妳的姊夫實在太偉大了，就好像電影『雲山夢迴』的男主角那樣；但他是做戲咁做，而你們是現實，就更難能可貴了。可是我不明白，一開始的時候，妳又說恨死他，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可能是『愛的反面就是恨』的證明吧！也可能是『愛之深，恨之切』吧！還有另一個可能；就是他一連害了三個人。」

「三個人？誰？」

「我，三妹，四妹。」

「我還是不明白。」

「因為我們三姊妹都給他『吃掉』了！」

「什麼？『吃掉』了！」

「是的！不過！『吃掉』的不是處女膜，而是處女心，不是處女貞操，而是處女情懷，今後我們三姐妹恐怕不容易再找回一顆完整的心，更恐怕不容易與其他的男人『心心相印』了，唉！真是『蓮子有心心帶苦，藕絲無力繫偏長』唉！」

「對了！莫凡姊！全國水災至今已四五年了，請問在這段時間裏妳還有見過妳姊夫嗎？」

「有，見過兩次，不過；現在已沒有時間再告訴妳了！」

「爲什麼？」

「你不是說要找律師翻案嗎？前面就是律師樓了。」

全書完